

中宗大王實錄

第四十七之八

0194226
11078



194226

昭和 6. 8. 2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七

二月壬申朔臺諫合司啓曰昭格署事且計其事之是非而已其革復之頻數何足計也過而能改斯為美德如知其非則雖十改之不為病也 上教以為承 慈旨而復設不可革也他事則猶可從也如此事雖 慈旨不可苟從也請亟還革諫院啓軍籍事權守中等及南褒事不從○以李壽童為司憲府掌令尹仁鏡為弘文館副應教○太白書見○癸酉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諫院啓軍籍事權守中及南褒事四啓不從○甲戌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憲府啓曰向者兩界察訪以驛路彫殘故必以秩高文臣擇差厥後漸不如初不為擇差至以南行交差殊無立法本意今銀溪道察訪李昌業年老秩卑無異例授之負必不能蘇復驛路請適之李沆今為都摠管雖云兼官被推之人例不得擬望今不可開端請改正諫院啓軍籍事權守中及南褒事再啓不從又上劄曰臣等將昭格署事累日伏閣 殿下每據慈旨謂既復設不可旋罷臣等反覆思之未知其可也夫事有定理隨勢處宜變而通之不害為兩全 殿下當 慈殿未寧之時姑承 慈旨權設黜祭不過盡無窮之心今者 慈殿向差規事節情削邪反正以隆聖德無

累終始斯乃為大孝嗚呼情行於 慈殿未寧之日事正於 慈殿向
差之後復設旋罷豈近兒戲雖至十易亦不為病况復設有二不可旋
罷有一大幸何者古之帝王能盡孝道其處先慮後之道甚周且備持
柄落端慎在厥始苟順姑息實非長遠 殿下春秋鼎盛 慈殿享有
萬壽奉慰之日曷有窮已三朝視膳之際脫有難奉之 命有大於此
未審 殿下何以繼之此一不可也且人之常情好怪樂異知與不知
有唱斯應事跡既彰大勢隨之臣等非不知 殿下之不惑而所謂
不惑者亦無救於累德何則知其非而不行謂之不惑知且行之寧
惑而不知知而行之其患尤甚從邪害正道民妖習終至人神雜糅禍
均於惑此二不可也 殿下既明自信之學內實不惑之心深審無珥
之說思保有終之孝乃命還撤決無遲疑則公道坦然是非大辨 聖
過之改人皆仰之此一大幸也大抵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千載之下
公論不泯 殿下既博涉群史洞照邪正之所在豈有決知左道既
命革去未及數年復尋故跡使邪正眩亂而終始牴牾哉而况事之是
非要定於至正至當何繫於復設旋罷之間而 殿下每以既行醮祭
今不可復改為辭而牢拒至此臣等愈未知其所以也嗚呼人君一有

過舉非但有一時之公議必貽萬世之譏豈不深可畏哉伏願 殿下

慮其所可畏思其所當為勿拘革復之煩夫辨邪正之分國家幸甚吾

道幸甚

於是寬幅等謂日暮不待發落而退去亦不欲急切之意也

○乙亥傳曰今觀劄子其曰

慈殿脫有難承之

命有大於此

殿下何以繼之云何有事事而一從

慈旨乎

慈殿之意欲復舊來之事而已予亦遭

慈殿未寧之極勢

不得已而然也在

慈殿未寧之時稱權設今亦稱

慈殿向差而還

革則

慈殿之心豈為安乎非汲汲革之之事也○京畿地震黃海道

安奇信川瓮津松禾康翎長連牛峰長洲地震屋宇搖動○戊寅臺諫

合司啓昭格署及軍籍事憲府啓李昌業李沆事三啓不從仍上疏其

辭曰醮祭之說荒唐謬悠非聖人之道也昔堯之告舜曰允執厥中舜

之命禹曰惟精惟一蓋精者不雜一者無二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

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然後可以允執厥中而王道正矣禹

湯文武曠世相傳莫不以此為心法未聞有他岐也降及周衰柱下守

藏史李耳創為虛無詆妄之說以唱異端申不害韓非之徒因而和之

自比而後為方士者祖焉以啓神仙之說為放蕩者宗之以尚清虛之

教惑亂世主斲喪生民貽禍天下可謂慘矣唐太宗謬引同姓始尊李

耳為太上玄元皇帝其鄙陋無稽極矣至于趙宋崇奉尤甚祈天慢神
竟無福利此已然之明驗也 殿下即位以來存心聖學不雜不二從
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妖邪荒誕之說不得干于至治朝廷清明四境
寧謐積德施化丁今十八年慎終如始以圖其艱則自然諸福畢至享
有天祿壽考如堯舜德厚如堯舜民服其化而當時無異教史記其美
而千載有令名何必舍堯舜之道廢精一之功雜以異端浸浸如唐宋
之君復已革之署修妄誕之祀以祈福利哉 殿下每教少曰 慈殿
病極之時為 慈殿而復向差之後不可還革臣等竊聞武王有疾周
公邵二公之卜為三壇同墀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翌日武王
乃瘳周公自盡其誠而已未嘗醮于星辰瀆于天神也文德皇后疾極
太子承乾請汎度道人拔塞災會后止之曰死生有命非人力可支若
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佛老異方教耳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復
請今 慈殿向差特由於 殿下之一念誠孝上格穹蒼而 祖宗在
天之靈默佑我有道之孫也豈在於醮祭之設乎格天之效在於 聖
躬而歸之於醮祭臣等固知 殿下之謙也豈真為 慈殿之向差由
於設醮乎然知其不然而強為之辭至稽旬朔而不曰誰信 殿下之

不惑乎嗚呼人君一言一動史書于策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萬一愚民
聞殿下如具將謂壽夭在神不在於天鼓動奔波爭邀福利傾家破
產競事神恠終至人神瀆亂正道茅塞未審殿下何以為治乎且於
千載之下謂殿下何如主也殿下又教之曰慈殿雖向差時未
永寧若聞還革之言心必未安臣等聞命驚惶反覆思之大抵父母
於子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人譽之則以為喜毀之則以為怒雖鄉井匹
夫莫不欲其子之善况大妃殿下母儀一國保護聖躬為聖
上慙慙顧復之情曷有窮已出入起居必望其無過繼志述事必望其
以正垂範後世必望其長遠頃因病劇之時志氣暫乖以致殿下從
權致醮之舉此所謂觀過知仁即今証勢向寧志氣清明若聞臺諫以
此伏閣豈不慮殿下拒諫之為非豈不慮殿下從諫之當諫豈不慮
異端之不可使開豈不慮民心之不可使惑豈不慮當時之公議不可絀
萬世之譏責甚可畏耶迷而不復悔咎益深改而從善反於無過有何悔
乎在邪歸正使聖德無一點查淳臣民咸仰永世有辭此正慈志之
所安而殿下以為未安臣等之惑滋甚殿下又教之曰旋復旋能
有同兒戲臣等伏念殿下既知異端之非而革之誰不知殿下之

明且斷乎纔閱數歲秉德不固遽命復立此所謂兒戲也 殿下徒
知復革之同於兒戲而未悟復立之已同兒戲強為此言以防公議以
遂其非臣等竊悶焉大抵事有定理苟合於理固不可易如不合理雖
十易之不為病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此之謂也 殿下以上聖之資值
中衰之運備嘗艱難揣摩古今邪正之所在治亂之所由靡不洞照而
反有此舉異日聖子神孫乘富強之業據能專之勢以昭格署之復藉
以為法虛無誕妄之事無不畢舉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 殿
下未免為萬世基禍之主也臣等所以仰冒鈇鉞伏闕庭正為此也
伏願 殿下審思之○傳曰招政府郎官議于其堂上曰軍籍事臺諫
之啓以為今若行之大有民弊至於書格前例而請停予意以為議定
于大臣故留難矣果平安道則築城黃海道則捕賊江原及京畿或量
田或京還上其民已困若退行於秋成則何如且黃海道巡檢使柳星
年及本道守令善為措置故捕賊甚多幾至六十餘人矣刑曹啓云今
其道推訊故依所啓矣但分囚本道推之則遷延日月恐未速推前者
有如此大黨則或移于京獄而推問今此賊黨恣殺無忌劫奪民間固
當痛懲其比移繫于京獄而推之何如並議以啓○午時太白見於已

地○已卯傳曰今觀臺諫上疏言雖切矣勢有所不可革也予豈謂
慈殿之向差由於醮祭乎然為 慈殿之意卿等皆已知之不必煩
言昭格署其來已久未聞有一民感於其事也豈有奔波之理乎不可
遽革之意反覆言之耳○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及李昌業事四啓不
從又啓曰臣等聞之義州之城當初舉事非時不能堅築故不數年頽
落殆盡今方起軍修築而臣等非其該掌故不知其役以何軍也近見
本道書狀築城處差使負二人旬日之間相繼而死以此知其大舉軍
人而築之雖云隨毀隨築無異新築其道之民怨苦太甚如此之事自
上宜當軫念議諸朝廷大臣而處置兩界之軍不可重困如有不虞
之變將何以濟其緩急乎遂上劄其辭曰請罷昭格署累日伏閣反覆
論啓未蒙允俞是上有拒諫之累下無納誨之誠而卒不免遺害於當
時取譏於後世矣 殿下每以 慈旨為辭臣等未知其可也事無邪
正一切苟從以承順無違為孝而治道之累人心之溺不為之慮取一
時姑息則求所以慰悅之者適足以為過舉之歸耳烏得為孝當初
慈殿未寧之時權宜祈醮已非正道特出於倉皇迫切之際是仁者之
過也願今 聖孝有感 慈殿向寧亟命復罷快示正道以淑人心乃

其時也而 殿下以旋復旋罷為難臣等尤惑焉知過非難改過尤
難 殿下既教以不惑則已矣其過知過不改其過尤大祈黜之既盡其
誠孝旋罷之又革其邪術則是所謂不遠之復也不憚之德不貳之學
益以著明邪正之辨治亂之所由分也 殿下又教以曰豈有奔波之
理乎無知小民易惑難曉觀瞻倣倣捷於影響迷而不悟勢將難遏至
是 殿下之不惑無救於小民之惑夫民之趨向在上導率導之以正
猶恐不正況示之以不以正乎伏願 殿下快從公議革邪扶正不勝幸
甚傳曰昭格署事卿等疏劄及所啓之意自上豈偶然計之乎決不可
從故如此留難李昌業其進退何難但任人以職當觀其治事之能否
也義州城事以差使負二人相繼而死觀之果不無民弊但朝廷每欲築
城于彼而不能舉行頃者議遣高荆山監其事而適因天使之來急速
築之故不能堅固可謂不善其事也然彼地乃國之要關不可不築城
而防之不可恤民小弊而忽國大防故既因有司公事而命為之矣此
不可不為之事而予亦不敢獨斷當議于大臣而處之○刑曹啓曰罪
人高允良自典獄上于本曹時於本曹北門外有定虜得稱名五六人
歐擊率來羅將及軍士而奪取允良使之逃亡問之則允良之婿龍駒

令所為請鞠龍駒令以覈其事且推典獄官負不能堅其鎖縲之罪傳
曰劫奪罪囚於都城內白日之下至為駭愕即令詔獄不待推考傳旨
捉囚龍駒令典獄官負亦可推考○高允良向化者出身武科曾經鍾
城判官後以罪入居于鳳山郡率其妻子擅離謫所來寓于京未幾聞
其父喪其父亦謫居康踰月乃赴治喪不斂不棺以藁草四五束縛裹橫載
馬上而來不哭不奠其父之妾訴于法曹○太白午時見於巴地○庚
辰政府啓曰軍籍事自 祖宗朝皆有年限不可遷延漸退去已巳年

軍籍誤錯甚多改至今民呼其弊今若改成藉則積弊可祛矣况各道各
官所用紙地已盡收納今若不為則民弊不貲軍籍大事以癸丑年例見
之亦以三四月定限為之黃海道盜賊事領相金詮議厥數猥多 上
教甚當然京獄不可來囚開城府大處且多軍士移囚于此而推之則
事干推閱亦甚便矣南袞李惟清議 上教允當但外方囚人移來于
京其數甚夥則非徒養獄為難刑獄亦為煩擾本道有城子巨邑分囚
諳鍊朝官發遣推閱為當傳曰軍籍事依議為之但江原道方為量田
不可並舉來秋退限為之黃海道強盜事依領相議移囚于開城府發
遣朝官推之○臺諫合同啓昭格署及李昌業四啓不允○判義禁府

事權鈞知義禁府事洪淑李符李沆啓曰金叔中事曾有以馬易馬勿
罪書狀下于平安道云改行移相考則不見載于義州謄錄故不得搜
覓惟載於館軍所謄書其書狀辭緣與政院所藏相同其書狀則果實
矣叔中乃迷劣軍士非如守今萬戶之類也必知有書狀而為此買賣
矣今欲依此書狀以回啓但一時書狀而已不立法條難於擅便取稟
傳曰金叔中累次刑問而以馬易馬勿禁書狀雖不載於義州然館軍
及政院所藏書狀相同似不當推然潛買上國之物其罪亦重難於獨
斷其議于三公金詮議官吏軍人等不顧禁制潛買上國物貨者因當躬
推抵罪今觀弘治年間下書以馬易馬不在物貨之例其必有深意存
焉禁府所啓當矣南袞議金叔中初以平壤官吏買馬事干逮繫累受
刑訊而其獄事終不得實以本國馬買唐馬雖係上國之物然賣者買
者各以情願相換非干冒禁之事不須痛禁况先王朝亦許相貿觀
此書狀可知依禁府所啓施行似無不可惟清議大典禁制條潛賣禁
物牛馬為重而罪亦重以馬易馬一時權宜之教其後大典續錄撰
定時不錄此法金叔中須當窮推得情抵罪然逮繫經年多受刑訊
而不服姑依禁府所啓施行今後犯禁者雖以馬易馬一依大典施行

上落點于右相議仍傳曰其於金叔中推案勿推事判付自今以後雖以馬易馬依大典一切禁斷事捧承傳○成均館生負魚泳河等上疏又論昭格畧不可復立 上諭以不允之意○辛巳弘文館上劄子其辭曰道有真偽事有邪正所以辨之在乎人主之明斷蓋邪而不能知則惑而已矣知而不能祛則其害愈深而禍愈大可不審哉臣等伏見昭格畧之設肇自麗季逮至我朝踵訛襲謬尚未革去一國臣民莫不以此為聖朝之累不快物情者有年頃因言者紛紛革罷剔邪歸正其有光聖德至矣當初革罷之議雖出於新進之輩實由朝廷衆論曾未數年遽 命復設雖因 慈殿失寧 聖情無所不至而臺諫侍從不即諫止者情懇事迫未暇及耳今臺諫伏閣累日論執 殿下固拒公論至以復設旋罷有類兒戲為辭臣等未解也凡事有情有義 殿下之復設情也臺諫之請罷義也抑情伸義以令 聖德正在今日 殿下何靳毅斷以鬱輿情耶 殿下研精經史學究天人曉然知左道之非而猶扭於 慈旨設醮祈祝無異曩時則臣等恐 殿下終惑於異教將使偽者勝真邪者勝正人神之曲糝糶瀆亂至於不可為矣道家之設幽無所證明無所據不過祈祝為事而卒歸於虛誕之域此明智

者所不感也而 殿下諉請 慈殿以稽公論臣等恐 殿下精一之
學未至而守善之意或怠也伏願 殿下察邪正之源納諫諍之言三
朝視膳之際從容微諷亟 命還罷吾道幸甚答曰今觀劄子言雖至
矣爾等久在經幄豈不知予意復設昭格之事當 慈殿未寧之極勢
難強執論諫不得已與大臣議而處之也其曰三朝視膳之際從容微
諷之言雖善然 慈殿證勢纒減難可動心亦所未敢也○臺諫合同
啓昭格署及李昌業事憲府啓曰吏曹官吏事 關於用人而所失已著不
可不畢推三啓不允仍上疏極論不允○政院僉議啓曰黃海道盜賊
令移囚于開城府而推之臣等頗疑之開城府雖大處賊黨亦不下六
十餘人若不分囚同繫一獄則恐難於推訊而亦有友獄之慮臣等心
有所未便而不可不啓故敢啓傳曰已前之事不知也予見廢朝時允
外方有捕強盜必移繫于京獄而推之今此黃海道強盜事大臣之議
不一而領相議以為移鞫于開城府為便故予意亦以為黃海道既以
捕賊騷擾而今又為軍籍其賊黨若分囚于本道各官遣朝官推之則
使命之弊亦大而開城府則乃大處亦近於本道若移囚推之而有辭
運人則推捉亦便故依領相議耳果如爾等所啓開城府雖大處賊黨

幾六十餘人而並囚事于人則不下百餘且有本府罪囚不得分囚並繫于一獄則非徒言語相通難於推鞠亦有叛獄之慮其分囚本道巨邑而遣朝官推之乎直移繫于京獄而推之乎其更收議于三公○成均館甘負魚泳河等上疏曰臣等昨將昭格署未便事仰瀆天聽伏蒙聖旨云云臣等草萊踈賤安能與知朝廷宰相之所未知然竊憂吾道之墜地國家之將危不能嘿嘿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伏以天地之間道一而已叔季以還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一歧而為二再歧而為三也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猶陰陽寒暑之戰薄有不容兩立之勢任斯道之責負生民之托者寧不於此熟審其邪正消長之幾哉是故帝王之道純乎一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歷年不求永而自永帝王之道雜於二三則始雖未必遽至於危亡終則未必不至於危亡之域也何者一者道之正也二者道之賊也夫昭格之設果何為哉原其意則不過乎祈命星辰邀福鬼神而帝王祈天永命之道固當如是乎諸侯而祭天地則春秋非其僭也非其鬼而祭之則孔子譏其諂也今夫星辰者天之懸也是亦謂之天可也老氏者生為人之妖也死為鬼之恠也亦非所當祭也嗚呼自老氏倡其教而道家宗之驅三代直道之民趨荒

詭恠妄之域其禍蔓延滔滔尋輟若秦若漢而唐而宋至於道君而
極矣孰有享冥冥之報而超然獨存者哉三代盛際拓王繼作祭天地
則思所以誠之祭宗廟則思所以敬之皆能享眉壽之多福致天祿之
永久誠以上帝之降監在乎德之厚薄如何耳韓愈曰作善作惡殃慶
自各以類應安有數千載不靈之鬼竊上帝禍福之權而行宵臆於其
間哉臣等不敢迂引漢武帝太一之非宋真宗玉清霄應之虛歷詆而
深絕之也竊有怪於 殿下一心操舍之靡常也戊寅之秋朝廷大臣
臺諫侍從莫不交口論列抗疏陳非則 殿下廓然乾斷未嘗疑留祛
累代無窮之弊培吾道命脉之根本當是時也 殿下之學極乎高明
而 殿下之道純乎一矣以高明之資行純一之道何遽未至十年以
而反有復立之命乎未知 殿下前日所以廢之者何心而今日之復
立有不容己者乎臣恐 殿下前日之廢者特以衆言而廢之非 殿
下之本心也今日之復立乃 殿下之本心而非特 慈殿之意也不
然 殿下以謂 慈殿之命不敢不順而為子之道固當如是而然耶夫
孝有二致有帝王之孝焉有匹夫之孝焉帝王之孝孝之大者也匹夫
之孝孝之小者也曲意奉認之孝不可行於小豈可行於大哉若以闡

門之私恩而廢朝廷之公議則是雖安父母之志適足以陷親於不義之地是故人君之孝當思夫宗廟之所以永享子孫之所以長保區區承順之末節不足謂之孝也昔孟懿子問孝於孔子對曰無違而又恐以從親之令為孝則語樊遲以發之 殿下其不念聖人之遺訓耶 殿下又以謂父母之疾無所不禱子之心也而况出於 慈殿之意而然耶夫人之疾病或感陰陽之失常或因飲食之失節豈有所謂鬼神者為之祟耶然必禱于上下者乃臣子迫切至情有不容但已而亦不當禱之於不崇禱之神也子曰丘之禱久矣禮曰淫祀無福 殿下亦不念聖人之遺訓耶幸賴 殿下之誠孝徹於上下 祖宗在天之靈默佑於冥冥之中故舊疾頓痊玉體再寧而無知誕妄之徒或指以為昭格之效嗚呼 殿下明聖必知其非也愚民易惑而難解 殿下何為設無益之淫祀而滋吾民難解之惑哉且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陰虹徑天環繞日馭此非常可懼之警示也災變之來不可指為某事之應也然不在於他日而必在於 殿下下命之日則臣恐異端復興正道湮鬱而乖氣瀰漫於天地也臣等聞近者山林窮谷之間圓頂万祀之徒莫不彈冠而相慶曰吾道自此將復興矣翹首跂足日夜望其成

命 殿下深拱九重豈料一祀之非禮其漸之不可長有如是哉孟子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其甚焉者若三韓父子君臣之民一朝盡入於道釋
二教之中則 殿下誰與共國乎縱不念吾道之墜地其如宗廟社稷
何臣等又聞 殿下欲於三月親臨泮官爵獻先聖先師仍講大射盛
禮臣等尤有所惑焉 殿下以一身而操一心五年之間廢置反復如是
而登降拜俯之際得無愧於先聖先師乎 殿下信道不篤而誠意不
屬則臣恐玉帛而已鍾鼓而已先聖先師之靈將不顧歆於 殿下之
享也雖然 殿下之親祀不於昭格而必於文廟是知所以尊吾道也
知尊吾道而不能守之以一奉之以誠者何哉此臣等之所以不能無
惑也嗚呼人非堯舜孰能無過過而能改是亦堯舜而已伏願 殿下
思吾道不二之妙念社稷安危之機倘於三朝之暇下氣柔聲敷陳利
害誠敬惻怛之心動於中而發於言辭之間則 慈殿亦豈小於此惕然
而反省哉然後可以撤屋毀像罷官停費矣夫如是則上可以安 慈
殿之心下可以基無疆之休矣吾道幸甚國家幸甚傳曰今親上疏其
曰三朝之暇下氣柔聲敷陳利害誠敬惻怛之心動於中而發於言辭
之間則慈殿亦豈不於此惕然而反省哉此人子所當為之事予非

不知也然近者 慈殿大病之餘尚未平復何暇如是乎大抵此事雖
非爾等之有言臺諫方論之予豈偶然計之乎（金詮議賊黨獷悍六
十餘人繫于鄉獄慮有踈虞之變開城大處軍卒衆盛意可牢繫且無
京獄懸遠之弊敢以是啟耳分囚本道巨邑遣朝官推之為便南袞惟
清等議獷悍之黨潛據一道貽害良民固宜痛懲然今被捕者六十餘
人則辭所連逮者必倍於是若盡逮京獄則繫縲連絡大駭觀聽往在
庚申辛酉年間洪吉同之獄可為鑑戒雖勿移京獄分囚本道巨邑而
遣朝官推之亦足以窮推懲惡且無踈虞之慮傳曰觀此意三公皆一
意其賊黨勿移開城府分囚本道巨邑遣朝官推之事言丁該曹且速
下書于本道監司處牢守獄關毋得逃逸可也○日暈兩珥○壬午臺
諫合司辭職曰復設昭格署未便之意臣等於疏劄反覆論啟而留難
至此臣等不得其言何敢就職請速適傳曰昭格署勢不得已復立今
不可還革之意已盡言之臺諫又啟曰臣等反覆思之不得其職退而
治事則必有物議矣任言責之官累月論爭不蒙允俞何能覲然就
乎請速適臣等職傳曰臺諫之任重大豈以此適其職乎勿辭臺諫遂
上劄曰謹按禮曰父母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過

則諫三諫而不聽則去之臣等濫蒙一聖恩備位臺諫將昭格復設未
便事伏閣旬餘非特三諫而已也天聽愈邈拒之益牢臣等竊悶焉夫
設醮之不可以得福 慈旨之不可以為順 殿下之所審知也豈
殿下好恠樂禍而然耶實由臣等之言猥瑣淺陋不足以動 天聽臣
等無狀不能納君於無過之地上負 殿下委任之重下乖朝廷責望
之意揆之公議義不在職伏願 殿下亟迓臣等之職廣擇忠賢以寄
耳目之司幸甚傳曰今觀劉子其曰父母有過則諫三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亦曰 慈旨之不可以為順 殿下之所審知也豈
初設醮之時 慈旨病極無復可望奚暇諫止乎今雖向差心證不正
今日又加其證醫員更進他藥云尤所未安豈可使動心於此幾耶予
之不能諫止只在於此卿等何以此事辭職乎臺諫入請辭不從○癸
未初院啓曰臣等聞領相金詮自今月初七日病益篤有上衝證昨日
巳時卒歿其證不省人事用藥百方良久稍歇云大臣病深則例遣醫
負看病亦劑給可當藥矣臣等聞欲劑用沉香降氣湯而未覓沉香云
傳曰予常以為領相病不仕矣豈知其證之至此耶即遣內醫一人不
離者病而可當之藥啓請劑給為當○憲府合同啓曰自 上惑信邪

術復立昭格署至為驚駭當汲汲革罷故臣等合司以啓屢上劄疏言
語亦至煩瀆以期回天昨聞傳教 慈殿加證又進他藥此非出於臣等
伏問論事之所致然 上教及此以臣子異速康寧之心所不自安故
退而更議大司諫俞汝霖司諫俞仲翼獻納朴命孫等啓曰昭格署不
當復立故當其初設臣等即合司啓之其時 慈殿未寧人心惶惶故
不忍煩瀆啓之只達其不可復立之意而退近者傳教欲行盛禮之事
躬耕及大射禮臣等意以謂 慈殿既已康寧而即啓之是亦臣等之輕率復
立昭格署乃國之大事故議與憲府合司而憲府遲留退托故駁啓其
非是亦臣等之輕率也昨聞 慈殿加證心所未安固當退去與初論
啓之意相乖故臣等未安就職請適臣等之職正言沈思順姜崇德啓
曰昭格署事本院同議以為當終始如一啓之而臣等昨聞傳教至為
驚駭今日同議之時臣等以為未安故不敢更啓而退傳于大司諫等
曰當初所議乃一時之事豈可援以為輕率而辭避乎 慈殿加證非
徒在下者未安予甚憂悶勿辭就職○弘文館啓曰躬耕大射禮皆
帝王盛禮以時舉行固當然臣等聞 慈殿稍復未寧此正上下惶惶
未暇及他修舉盛禮恐非其時亟 命停傳曰當議于大臣仍傳曰先

農祭及大射禮當初因該曹所啓以為如此盛禮以未舉行 慈殿證候
既已向差而日期亦遠若漸溫和則必當永差議其事于大臣而命為
之矣今 慈殿證候往來無常自昨日稍加其證予已欲停之而行此
二事非獨京師外方皆已知之赴試舉子等或有裹糧登途者故姑俟
數三日見 慈殿證候何如而議停今侍從之人亦請停之姑俟數三
日而停之乎即令停之乎其收議于三公○政院啓曰今見內醫負崔
壽延手本領相證候昏沉困倦不肯言語脉度浮數勢甚危重且其子
弟云醫負朴世舉自初看治其病欲以朴世舉改定臣等初亦計之但
世舉既令往來看病于坡平府院君_{任尹之}家故未果遣也請令朴世舉
相往來看審且先農祭及大射禮等事令收議于三公而領相之病如
此前日史官等收議時不能起居以其子弟出納言語敢稟傳曰大臣病
勢危重如此予亦自內遣中使問其食治之物承旨金希壽亦可往問
朴世舉事依所啓往來看病且勿令收議于領相為當○俞汝霖等再
啓曰當初復立昭格署之時臣等合同來啓而其時上下遑遑故欲待
慈殿平復而姑退焉近者有親行盛禮之教故臣等意以為 慈殿已
為康寧而昭格署亦是大大事故不願他事輕率啓之今日憲府則以

慈殿還未寧為未安而皆退臣等則當初來啓而退今又輕率論啓不
得回天而退如此屑屑進退大失臺諫之體請速遫臣等職傳曰今此
所啓之意皆一時之事不可論其是非而適之勿辭就職又啓曰憲府
以論啓為未安故皆退臣等則前既啓之而退今又輕率來啓又復退
去非徒屑屑進退大失臺諫事體且與憲府之意有異焉臣等窮日之
力而如是頽瀆啓之至為惶恐故退而待迺命傳曰諫院待迺命而退
去今若適之則是以為輕率而適之其招諫院論以不可適之意○左
承旨金希壽自領相家來復命曰上衝證緊不能言語但言恐不能復
朝於殿陞之下如此下問亦不勝感激之至○南袞議朝廷無事上下和
平然後方可舉此盛禮今若慈殿稍失康寧則憂惶之極思慮有未
精一不宜強行禮祀雖更卜他日其時事故亦未可必莫若即停為便
李惟清議先農祭及大射禮盛事上意欲行之已久臣等亦願行之頃
者承問以為當然適令慈殿證候進退無常待從請停況上意亦
應未安姑停之更俟他日何如傳曰觀此大臣之議皆一先農祭及大
射禮停寢事其捧承傳○俞汝霖等來聞傳教仍啓曰臣等非徒屑
屑進退且與憲府之意相反決不可在職請速遫臣等之職因日暮傳

于政院曰明日招大司諫等言之曰決不可違勿辭就職○甲申傳曰先農祭及大射禮停寢事令該曹斯速行移于各道赴試與子等勿令上來可也○大司諫俞汝霖司諫俞仲翼獻納朴命孫啓曰今 慈殿未寧而臣等煩瀆啓之至爲惶恐臣等亦但與憲府異議與本院正言等亦不相合若退而就職則勢不可相容不得已適臣等職得曰雖與同僚異議亦皆因公論而然爾予不知其不相容也勿辭再啓曰臣等反覆思量豈臺諫分為三歧而苟就職乎臣等今若就職在下同僚自不相容臣等有終不可就職之勢故如此煩瀆啓之請勿留難傳于政院曰諫院獻納已上當初論事與其同僚皆一意而今來辭職乃舉前日輕率措置之事與退而就職爲難之意再三論啓且與正言等勢不相容予以不當固辭之意反覆論之而猶且不易如此辭避其將何以為之僉議以啓政院啓曰臺諫等雖無顯出相非之迹然昨日諫院之啓以為與憲府之意相反且與正言等不相容臣等未知諫院懷何意而如此辭避也其勢則果不可相容也然臺諫去就非輕請問于大臣而處之何如傳曰諫院以不容之意再三辭避故予以為承旨等在侍從之地出納言語必知其諫院辭避而問之耳予意以為

當初臺諫論事之意則一而今諫院以為當初啓之而退退而又啓今
又以退去為屑屑若少有相非之迹有不得已進退之勢則爾等所啓議
于大臣可也此非如進退之例不須收議也仍傳于俞汝霖等曰臺諫
若見非于同僚而不相容則果難就職今爾等但以屈屑進退為不可
而辭避予意以為雖退而就職亦無妨也今 慈斂未寧而臺諫如
此辭避朝廷必不安靜則人之見聞亦不美矣勿辭就職汝霖等又啓
曰臣等聞傳教之意尤為惶恐豈不欲就職既與同僚議不合而苟且
就職則失臺諫之體反覆計之不可不適臣等之職也傳曰臺諫若
見駁於同僚或不容於物議而辭免則可矣今此爾等之適甚為
無名勿辭又啓曰今 慈斂未寧非如常時而臣等連日辭避至為未
安敢不黽勉就職乎勢有所不可故不覺煩瀆輒復啓之請亟適臣等
職傳曰如此固辭當議于大臣傳于政院曰即牌招三公○傳于政院
曰領相病勢危重昨日既遣承旨問病矣今亦都承旨往問證候史臣
曰其問病至再略不及時政之得失恐非古者所以尊重之失也○左
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來賓廳傳于左右相曰大司諫等三人連日
辭職此非相攻而自不能就職之事也予意以為雖相容不妨故反覆

言勿辭之意而如是固執辭職將何以為之南袞等議啓曰進退臺諫大臣議啓似難然觀此諫院之事勢已至於不得相容當自 上裁斷傳曰朝議既如此而且不可相容可適也○都承旨朴壕自領議政金詮家來啟曰臣到其家詮既卒移時矣傳曰非徒大臣乃宿德之人也今聞已卒至為驚慟有司雖未及言承旨既親聞而來別致賻事依前例斯速考啓○政院啓曰明月為政事已啓而今首相卒為政未安且不可以闕臺諫何以為之傳曰明月若他政則不可稟其為否也臺諫果不可以闕但雖差臺諫必過停朝然後出仕矣過停朝後為之乎其令吏曹議啓可也○吏曹啓曰首相之卒國之變故臺諫雖當速差正言二員在焉則未專闕負請過停朝後為政傳曰依啓○傳于政院司在禮文首相卒則當舉哀而我朝以上有 慈殿故為之未安而不為之矣然如此之事亦令禮曹議啓為當且大臣之卒遣承旨吊祭之事頗多政院其考前例次次取稟舉行○上聞領相卒令進素膳悲慟不已至夜分還內史臣曰詮廉謹自守一時推重致位卿宰趙光祖等用事以詮無建明之才不宜大用常置散地光祖等受罪日 上初欲使武士推殺禁庭詮啓曰此大事請召領相鄭光弼議處之 上即召之至

則涕泣諫之請付有司士類脫禍者多實由諍請召領相之謨也厥後
光弼罷相諍遂相雖居重位不喜紛華家甚貧性嗜酒日與窮族對酌不
問家事弊屋湫卑四隅支撐處之晏如也 上常有大政必遣史官咨
之史官至其家則所處之地塵不除也嘗在病中疏陳十事證援已往
之事切中當時之弊仍請以病辭職 上命謄書入內以為朝夕之覽
以不允批荅之及卒謚忠貞○乙酉左承旨金希壽啓曰考前例則成
希顏卒翌日自 上欲遣承旨致吊其時政院啓曰主人喪服節次頗
多請於喪服後為之故後五日遣承旨吊焉其於宋軼之卒乃於十日
後亦遣承旨吊之且成希顏卍元宗之卒十日內遣承旨別祭而於宋軼
則無其事取啓傳曰領相家成殯後右承旨金末文其往吊焉且元宗
希顏必以為元勳而別祭矣今於金諍處雖不別祭禮曹致祭之日承
旨往焉可也右承旨金末文啓曰領相家致吊事考見禮文則凡喪主
承君之吊當去杖免經杖經乃成服後事若於成殯後往吊則主人當
披髮矣敢稟傳曰予初意則欲成服後遣吊而以為吊喪當速故令於
成殯後為之耳此不考禮文而言之也依所啓成服後往吊焉○禮曹
判書洪淑啓曰昨目下問舉哀事載在禮典大典亦云有特旨則乃行

乃我國所行之事然今 慈殿未寧而於闕庭舉哀似乎未安傳曰果如
所啓不可為也○傳曰頌相病緊之時則世子既遣官問安矣觀禮文
世子於師傅之卒親臨致吊矣今世子年幼雖不得一從禮文亦可遣官
致吊乎其令禮官議啓○正言沈思順姜崇德啓曰昭格署事初與同
僚同議始終如一論啓而臣等則聞傳教未安而退去然其初議無異
而獻納以上既適臣等決不可在職請適臣等之職傳曰大司諫援前
日之事托以輕率而固辭予反覆言不當辭之意猶且固執辭避與正
言等勢不相容故議于大臣而適之非所關於爾等之事適彼大司
諫等猶以為騷擾况復適爾等乎勿辭就撤七啓不允○丙戌正言沈
思順姜崇德啓曰是非間一司之官不一其議而分立於事體已為不
美矣大司諫等托於不緊之事而辭免之意臣等未可知也稱為輕率
而辭職其輕率之事臣等同議為之不可苟且就職請適臣等之職
傳曰大司諫等若果輕率處事則當其初宜即啓之而至於與爾等分
立之後乃托於輕率而固辭是欲因此而適其職也既適大司諫等
猶以為未穩况爾等乎決不可適勿辭再啓曰臣等以微官今當停朝
之時如是固辭者非如小嫌而勢不可就職故也然累日啓之未安

故罪勉就職以待公論○黃海道敬差官閔壽千啓曰告者洪熙允知賊黨首尾者雖不可以其言推訊然或有憑問之事請率歸且開城府所囚賊黨聞留守今方推覈臣亦無推乎敢稟傳曰洪熙允率歸為當開城府所囚之賊留守既已推之則爾不必無推○政院啓曰昨日傳教世子於領相家遣官致吊前例相考事昨日申時禮曹佐郎尚震聽去至今尚不回啓云為緩慢請推考傳曰依啓○丁亥夜大雷電以兩震弘濟院○吏曹啓曰臺諫不可以闕請於明日為政傳曰國忌行祭後出納公事然政事大事為之未穩明明日為政可也○戊子訓鍊院知事曹閔孫辭職曰臣自立朝後長任邊方不知朝章又無踐歷而知事重任不可堪任資憲加尤非臣所及當豈合於物情乎清並改正臣職傳曰陞資為知事卿何有不堪事耶勿辭再啓不從○禮曹啓曰王世子於師之卒無遣官致吊事考我朝時前則於文宗及廢朝時適無以師卒者故亦無如此之事然遣僚屬致吊乃是美事傳曰其將此意言于侍講院○禮曹啓曰金應箕雖非元勳亦命行別祭今於金詮之卒何以為之傳曰應箕非首相而別祭况詮乃領相乎別祭為當○咸鏡道觀察使許確馳啓曰臣以為住成哈不遵約束邊將雖

累次使人嚴辭開諭略不疑畏及出悖慢之語其後朝廷慮其動衆之弊不之遷遂彼必有輕國之心今者諭于忽非哈使之刷還似傷國威事甚未穩而且忽非哈性殘才劣素無威重不能懾服下人今者間延等地來居之人聽忽非哈之言徙還本土與否未可知也今雖開說恐終無益且臣於戊寅年赴京時忽非哈數人獨在玉河館臣問於序班則答云欲受職亦請湯站內路因此留在云下備邊司備邊司回啓曰自產察為都督忽非哈代其任其移居野人皆是管下責其不能禁戢之事因廟筭移文而為來啓本以為開說無益云似乖大體其令更問反覆開論其問荅辭緣急速馳啓何如傳曰依啓○咸鏡北道節度使禹益善馳啓曰鐘城鎮甲士黃亨進告曰前年十月晦時歸到江邊彼人云忽非哈去八月出歸至今不還用州且中原以忽非哈居中路由截獫狁來寇賞賜不貲職除都督以此有不還仍居之志云臣晝思夜度他無至當之策且六鎮士馬自庚午年入居以後不至單弱又有長城長江之險若戒謹防戍則邊無生患之慮下三道多丁作罪人等請逐年入送則士馬稍敷防禦亦必實矣○己丑兵曹判書張順孫辭職曰臣受任已久冒處權地人臣所未安請適臣職三啓不從○憲

府啓曰大司諫鄭士龍

當日政除授

前以侍從被論而適未久為臺諫未便

獻納金璠不合諫官請皆適差且金宏弼鄭汝昌反正之初既已追贈

可謂適中而頃者詭論朋騰追加其贈至於其妻歲賜米鄭誠謹之妻

亦與其類此乃一時年少之輩高論詭激之所為賞典過重請皆追改

傳曰大司諫獻納等被論於同僚可適金宏弼鄭汝昌等果在頃者年

少之輩議論太高稱崇其人議于朝廷而加贈矣今不可輕改當更議

于大臣而後為之其妻等賜米事亦并議之○以金克成為工曹叅判

金克幅為司憲府大司憲徐厚為司諫院大司諫金揚震為弘文館副

提學表應為典書曹漢弼為司諫尹仁鏡為應教沈思遜為副應教尹

思翼為獻納李龜齡為世子侍講院文學○庚寅傳曰今聞太皇太后

崩逝所當為之事問于禮官以啓○傳曰即召左右相及禮曹堂上議

太皇太后事又傳曰太皇太后崩逝以事見之當舉哀但今慈殿未寧

似為未安然有前例則亦不可廢戊寅年亦太皇太后崩逝其時考典

禮為一定之法矣然今政院與禮官參酌典故以啓○大臣及禮曹堂

上議啓曰禮曹之意欲一從禮文舉事然今慈殿未寧舉哀未安且

聞中朝亦降殺其喪禮令海內俱免陳慰等事况我國遠在海外似不

必一從禮文舉事也。但如停朝等事，不可不為傳曰：太皇太后之崩，乃大事。而中朝降殺其禮，不知其意何以然也。今果慈殿未寧，未安於舉哀，只令停朝為當。○辛卯，副提學金楊震啓曰：文翰之任，非臣所敢當。而近來得眼疾，不能見細字。若於經筵時，則不可進講。非特此也。鄭士龍為大司諫，臺官以為自近侍被論，見適未以為臺諫未便。而啓適臣與士龍一時之事，而副提學與臺諫無異。請適臣職傳曰：副提學之任，爾何不堪。士龍之適，以其勢不相容故耳。○南袞、李惟清、李繼孟、李荇等議鄭誠謹，耿介自守，平生不為非義。又有忠孝大節，故前日三綱行，實續撰時一家父子皆被收錄，廩其妻，乃所以勵忠孝也。今不可追議。金宏弼、鄭汝昌亦清修篤學之士。一時學者皆尊禮之，頃者年少浮薄之徒，不師其心而竊其形，似遂教尊崇之議。至請從祀文廟，其欲尊二人者，實自尊其身也。其時國家因其議而酌中，以行之。今已有年，若以發議者之偽而貶及二人，追寢已成之典，恐未為得也。三人者皆遭時不幸，身被淫禍，及遇明時，特蒙顯獎恤及其家，一以雪其冤，一以勸人為善，誠為國家令典。傳曰：知道。○甲午，正言沈思順、姜崇德啓曰：今日本院大司諫司諫等出官後，當與臣等行相會禮，而先自完議。必議臣

等所失之事若議他事而不與臣等相會而獨爲之則是以臣等爲非其同僚也臣等以不可就職之意前已屢辭未蒙俞允勉就職而今同僚之所爲如此決不可就職請適傳曰臺諫去就不可輕也當問大司諫等以與爾等不相會之意而後言之仍傳于政院曰即招大司諫等問之曰今日完議時何不與正言等共爲之乎政院啓曰司諫曹漢弼以啓事今已來此請問之傳曰問於司諫可也○司諫曹漢弼啓曰頃因停朝未得坐司今日臣與大司諫出官後欲與正言等相會即署經獻納而正言等未及來之時臣與大司諫議云本院官負皆一意論事中間分立有異於本院古例其於事體何如乎云而已實欲與正言等相容而正言等聞臣等之語爲未安而輒來辭免今待正言等辭畢後爲署經則事乃稽緩雖不備三負署經新獻納何如傳曰依所啓○政院將傳教之意問于司諫曹漢弼漢弼啓曰不與正言等相會之意前啓盡之臣等非欲與正言不相容但議頃者之事而已如欲不相容當初即來駁之何必於數日之後乃取云云乎然正言等今旣以與同僚異議而辭職勢已難於就職故臣等亦啓不待正言等而署經耳傳于思順等曰今聞司諫之言則初意不欲與爾等不相容而爾其聞其

所議以為被論於同僚未安云其可適之○憲府啓曰金宏弼鄭汝昌

鄭誠謹事反正之初大臣議其賞典酌量適中頃者一時之議指趙光祖金等

以宏弼汝昌當從祀文廟此之不為而至贈議政府謚臣等未知其

當臣等非以宏弼輩為不善人也以賞典過重故啓請改之沈思遜出

身未以驟陞為應教李夢麟出身未久為都事亦未久為僉正朴良

俊為宣傳未久今為都摠府都事請皆改正皆不從○以張李文朴紹

為司諫院正言○乙未南袞李惟清李荇議考承文院謄錄則允有中

朝內喪無廢陳慰進香之時在戊子年遭如此之喪雖不舉哀陳慰等

事依例舉行此乃我國通行之事中朝雖勅海內俱免其事豈以陪臣

聞見之啓廢 祖宗朝所行之事乎遣使陳慰進香至為允當且前日

臣等請適鍾城府使李孝參欲其擇差故以金瑚代之而昨日吏曹以

二日過限啓而適之臣等聞之金瑚今日間欲發行云此乃赴任極邊

者雖過限二三日不須適之請還差金瑚而遣之傳曰陳慰等事我朝

則當依前例為之而禮曹取稟故議之耳依所啓舉行可也金瑚事昨

日吏曹據法啓之故適之瑚之過限不赴不知有何故也大抵瑚乃可

用不可棄之人雖適其任當即差他職矣今若還差而遣則受教之法

不行而且於事體何如更議以啓且近來守令或欲不肯赴任則百端
窺避或因過限或托病患期解其任比弊甚大准期不叙還除外任之
法法司當常糾舉俾無如此之弊則士習不可至於此也此必法司不
及聞知耳如或聞之則當繩以此法而糾之也上意欲法○右承旨
金末文以色承旨及兵曹翊衛司官負推考傳旨啓曰考前例則禮曹
撰王世子相見賓客吉日啓下後即當捧甘結于兵曹兵曹因其甘結
而該事磨鍊例也而問于禮曹則不捧甘結夫如是故兵曹亦不知也
且政院專不關知其事只因今朝侍講院書吏來告云今日世子當相
見賓客而輦及軍人未及來故因其事迫從權捧催促甘結此乃政院
所共為之事不可以某為色承旨也然此乃禮曹所掌為之事故以禮
房承旨蘇世讓作傳旨矣傳曰招掌令朴閔卿言之曰聞承旨之啓則
此事乃禮曹緩慢所致兵曹則不知其事政院則例不關知其事當推
禮曹及兵曹及政院不須推考但翊衛司則不預先催促故並推之○
憲府咨金宏弼等事及沈思遜李夢麟朴良俊事皆不從○掌令朴閔
卿來聞傳教仍啓曰今日王世子相會賓客時儀仗諸緣緩慢進陳而
臣聞之則政院今日始捧甘結故請推色承旨及兵曹翊衛司官負今

聞傳教則只推禮曹與翊衛司官負臣不知 天意何以知禮曹之所失私問于承旨金末文則曰政院啓之若不于於政院之事則初不當捧甘結也大抵推考則有罪無罪終必自現責有所歸不可以自明也今政院自明其無罪乃啓曰某則緩慢某則不知其事其在近密之地敢爲如此之事乎請適而推之傳曰今日世子接見賓客之時儀仗諸緣未及進陳事掌令請推色承旨兵曹翊衛司予初不知是非之所在故依允其後政院以推考傳旨啓曰此事禮曹不捧甘結于兵曹故兵曹不知其事而侍講院來告本院曰儀衛不及來故不得已捧催促甘結耳予曰如此則禮曹之失也承旨及兵曹不干其事而只命推禮曹及翊衛司耳今聞掌令之言果推考則自有所失之人推考之前不必辨正也但政院之啓不過於知是非之所在而欲自上知之而已大抵此事乃有司之職掌非政院之所當捧甘結也雖侍講院來告其不及來承旨則只請推該曹之緩慢且招該曹郎官促之可也雖然此甚不緊之事不可適推○丙申傳曰有議事其召大臣南袞李惟清來賓聽傳曰 大妃殿今已永寧此是莫大慶事前例亦有頒赦之書今欲爲之南袞惟清議啓曰臣等已議之欲取稟而傳聞頃者有教于政院曰

慈殿尚未永寧未敢視事故未果也頒赦事 天意喜極行之為當傳

日頒赦事依啓但陳賀今日為之乎明日為之乎左右相啓曰今日則

箋文未及書寫諸事恐未整齊明日陳賀為當傳曰可也○南表李惟

清啓曰金瑚事 上教允當然前者守令除授後赴任無有立限或有

久不往赴弊甚多矣已巳年定限以為毋過二十日然道路有遠近之

不同一以三十日為限未便故庚午年改限以為近道則二十日中道

則三十日遠道則五十日而未及限內赴任者罷黜然大典以為托故

窺避者准期不叙叙時還除外任大抵守令之任如遠道則不無窺避

故犯之弊雖罷其職未滿一年還即還叙無以懲之今後有過限不赴

者依大典准期不叙之法則庶可以懲之今鍾城府使具世璋前任定

平府使解由時未受出至解由受出後赴鍾城則恐為稽緩也况世璋

前除滿浦僉使亦以酒失駁逆鍾城殘弊已甚金瑚可人請仍差催促

赴任傳曰具世璋若待解由之出曠鎮必久仍差金瑚可也大抵守令

不即赴任專由銓曹不能督促之失且法司亦糾察則未有限內不赴

之守令矣仍傳曰守令限內不赴任者依大典准期不叙還除外任可

也非徒守令一應外任人貪亦以此法治之今後捧承傳于吏曹舉行

可也○命改差黃海道觀察使朴光榮以賊黨橫行不盡心捕之也○
憲府啓曰承旨等推考之命已下推之則有罪無罪自當辨明承旨等
敢啓不干政院之意夫如是則居近密之地例欲自明其弊必多金末
文蘇世讓請適而推傳曰當初政院請推禮曹而已則可矣因翊衛
司來告而捧承傳催促故掌令意其政院所掌之事請推之矣政院非
自明欲使其情也適推無奈太過乎○臺諫啓前事又啓曰陳慰進
香使入送事中朝令內外各衙門俱免進香者必以壽安皇太后于時未
會母議天下而然也以海外之邦不可強為中朝所不為之事請勿入送
諫院啓曰竒迥初以權知正字陞注書以注書為縣監迥來又不經從
五品而陞正郎雖有十考十上賞加則例矣陞職則未便洪澍雖為侍郎
箇滿為從五品未以即陞正郎六曹郎官非正科出身則不得容易為
之澍別無賢能而驟陞正郎至為猥濫請並改正憲府啓金瑚事因政
丞之言上教以為過限不赴任者法司亦當糾察云非徒金瑚近來
過限不赴者亦多而吏曹只因法啓罷本府以此法為未便然未可法
外加等故方議之矣傳曰陳慰進香使壽安皇太后未曾母儀天下降
殺其云者乃臆度之言不能的知也下國事上國當盡其禮而已今

若不遣而禮部問之則將何以答之前者禮曹取專之時予意以為不計
中朝之奇依舊例而已然此大事故議于大臣等而大臣之意亦如是
速遣可也奇迴懸監遠來即除正五品果似速也然十考十上則陞職
何妨洪澍以從五品陞正五品其間似不懸隔不必遠也守令等過恨
未赴任者法司不可不糾舉故如是云也今日准期不叙還除外任事
更捧承傳矣今後一應外任過恨未赴任者法司依承傳舉行可也餘
亦不允○丁酉 上率百官賀 大妃殿尋御仁政殿受百官賀頒赦
其文曰為子之職莫先於孝孝親之道莫榮於以一國養藐予小子獲
荷 大妃胎養之功義方之訓入承大統以有一國常思罔極之恩庶
無忝為子之道屬者問寢視膳有不安節晝夜皇皇罔知攸措方寸之
誠實未有隔乃賴上天之垂慈 祖宗之陰佑營衛就豫膳寢復初豈
但予一人有喜當與爾四方同慶自今月二十六日昧爽以前除謀叛
大逆謀反子孫謀教毆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教失奴婢謀教主謀故
教人蠱毒魘魅但犯死罪關係國家綱常賊盜外一應已配徒流何處
充軍人及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肯前事相
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嗚呼萬歲承歡永

膺康寧之福兆民是賴宜布渙汗之恩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史臣曰當
大妃未寧時上齋明盛服常立於掖庭中潛心默禱自昏至夜半此事
聞之內史云○命加藥房提調張順孫朴壕醫員河宗海金順蒙等一
資假承旨注書假參知郎官假提管衛將部將及醫女內官一應差備
賞物有差○憲府啓曰政府多闕負貳相李繼孟病劇不仕但有四宰
一負有故則不得為合少請差出傳曰政府多闕負予亦知之然貳相
差愈則可仕今日只出參贊可也○臺諫啓前事不允○以柳聃平為
議政府左參贊以平安監金安老為吏曹參判趙舜為禮曹參判尹
殷弼為黃海道觀察使尹金孫為平安道觀察使○戊戌御朝講○御
書講○御夕講○臺諫啓曰黃海監司須當擇差尹殷望輕請適仍啓
前事皆不從○己亥 御朝講侍講官表憑因所講書條陳曰太明太
祖當攻城略地撥風沐雨之時乃能尊禮儒士夫創業與守成非二道
帝王之右文興學乃治道之根本漢之光武當捨攘之時而息馬論道
唐太宗粗定天下即以房玄齡杜如晦等文士之賢者圖治國事古之
帝王莫不以右文為本以此一事可知高皇帝指大非得天下之由也兄
繼體守成之君尤當致意於此也且食者民之天君天下者所當重之

而一失其道終至於匱乏深可懼也唐玄宗之時可謂昇平而一朝遭
安史之亂倉皇幸蜀諸王以手掬取粟飯而食爲人君者所當鑒戒也
洛陽天下之中宋時有杜鵑啼于天津邵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此乃南方之爲南人用事之兆自此天下
多事況此燕都乃北方而又有之此元亡之徵也大抵人君雖遇小災
當恐懼修省况此古無之災乎太子以於國若遇關係國家不得已處
置事則已如生殺之柄當出於人主豈太子所敢與也元順帝昏亂如
此之事專不知禁任其所爲使至於擅殺大臣其亡也宜矣○臺諫啓
前事又啟曰平海郡守辛熙貞前任金山時庸劣不能治事紀綱解弛
下吏用事民受其弊請竄之陳慰使今方啓之而欲小遣矣然徐社前
既稱病不赴會寧今又以病請免陳慰使今非卧病而如此窺避至爲
非矣請推考仍遣安脣有所失故曾駁典牲主簿况漢城判官治事之
地乎請竄之河宗海金順蒙特加已爲過矣至命叙宗海以在職司
知乃重職豈宜輕授醫官乎請勿授傳曰奇迴事依啓陳慰進香等使
可往正朝之還而議定也徐社前以病辭會寧今又以病辭陳慰使大
抵人臣之於國事當不避夷險而有所窺避則不可也前者崔淑生以

一品大臣稱病不赴京淑生不可謂無病而其時臺諫亦累日論執竟治其罪徐社有病上下皆知也然有關朝廷紀綱及士風宜可推考推考之後自有其罪不可仍差况已改差乎河宗海醫術精通者雖以功特加乃為嘉義未改品也故姑令叙於准職非永授也餘皆不允○議政府左替成李繼孟卒謚文平史臣曰繼孟明好惡辨是非君子人也而陽為跌宕有玩世之志戊寅年夏京中地震墻屋傾頽人莫不驚惑喜諫上劄以為小人在位則必有非常之變今日之變張順孫致之也時繼孟為贊成其家短墻亦為地震所壓有客至繼孟指之曰張順孫毀我墻矣蓋以臺諫之論為過當而譏戲之也平生發言行事多類此初南袞以當道宰相薦拔趙光祖自謂有德於光祖知袞為奸邪不容少假相對論事之際亦當折辱袞憤心欲除之假魯賤人之服乘夜潛訪首相鄭光弼之家光弼知其謀托以夜深難見却之旁轉議于他人遂成神武門之計繼孟病革光弼往訣言及時事繼孟曰士華字夜小人也光弼曰君言太過繼孟轉卧向壁曰君見垂死之友所言不實非吾友也絕口不言光弼悲慙而去繼孟之家在湖南金堤之村窮埃環居之繼孟告暇歸鄉則招窮族盡聚于家相對情話傾諸以享之

及其返也。以所得之物盡給之。錙銖無與於己。一鄉之人無不悅服。繼孟屢被論竟棄官歸鄉。將行權鈞聞而造馬語。曰：何嫌於少年輩妄議。便欲去乎。繼孟笑曰：若徒曰庸拙吾豈爾也。士林疑予將誤國。吾焉留。及己卯人之敗。將召繼孟還。光弼見一士人獻啼語。之曰：繼孟還朝必救士林。及繼孟至。時人爭欲擠己卯之類。不少顧惜。繼孟救之曰：年少之輩欲行古道。不料時世。而至此耳。豈為己甚乎。未嘗有加害之心。己卯人之不識人類。此○庚子下龍駒今等罪照律公事。仍傳曰：龍駒今各人罪狀則當如此矣。但高允良之奴則乃為其主。其可同律乎。其問于禁府。○禁府啓曰：凡劫囚者。雖親族同其事者。一切斬之。云。雖奴僕亦與於親族之類。別無分辦如主之義矣。傳曰：予之更問者。非謂於律無之。以奴之為主。與他人似有間故也。當於奏覆之時。議之。承旨其以予意奏。此事畢。後即問諸左右。且啓覆事前亦言之。當以禁府之囚為先。啓之。而雖刑曹之囚。如詐稱承傳強奸女妓者。至為痛心。亦宜先啓。○臺諫啓前事。命適尹啟弼餘不允。○辛丑臺諫啓前事。皆不從。三月壬寅朔。京城兩土京畿驪州楊根亦兩土。○甲辰下刑曹囚徒單子。仍傳曰：凡滯獄者。以至五六年。或訊杖六十餘次者。有之。非徒予心

未安於人見聞何如大抵刑官之職詰姦懲刑暴亂若非死罪宜速決之以示恤刑之意可也○臺諫啓前事不見○以蘇世讓為黃海道觀察使吏曹以方有寧趙舜李世應擬黃海監司上特書蘇世讓名以下曰本道今方推訊巨盜當擇年少剛明者遣之尹殷弼決不合世讓則甚可但陞堂上未久故不特加耳以蔡忱為吏曹參議金砮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日暈○乙巳御夕講○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永川郡守金壽卿過失甚大前除肅川府使意其有才幹可以蘇復也然其治任反不如庸常之人使其邑尤為殘弊又托病而來不可復用者也請適之皆不見○丙午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兵曹判書張順孫戶曹判書高荆山禮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安潤德判尹韓亨兄右參贊李衍吏曹判書李沆刑曹判書曹繼商刑曹參判成雲參議權希孟等議啓曰守人掠賣我國人物者一切典刑前已著令今不可改若以此法為重而更輕之則彼必易於犯法其害尤甚矣但以近者城底野人以朴山族類移配之故多懷怨心至形於言慮或有不靖之虞當此之際允犯罪野人不少寬貸一施重刑恐益激其怒也且立法之後野人犯法者甚多而尚無一人伏法者獨於今日怨怒之極欲盡用其法輒

施前所未用之刑其於野人聞見豈不駭愕宜將加乙之介等特從末
減決拔令邊將諭以特恩貸死之意何如傳曰依啓南袞議金宏弼等

三人

鄭誠謹
鄭汝

事臣之前啓已盡矣但追改事重若以三人為不合褒獎

則非惟賜米並與其贈爵而奪之可也如其不然則愛惜其費停其廩
賜甚非國家所以崇儒術尚節義之意恐無以示後世也惟清議金宏
弼等無事業可紀只苦節清修之士耳向者因人建白不得已贈爵賜
米亦勸人為善之意也雖重複贈爵至於崇品日月已久不須追改歲
賜米過重事臣於經筵已盡啓之允節義之士旋門復戶則有之無廩
給妻子之例一再尚不可况歲賜無窮乎 上從袞議仍傳曰金宏弼

歲賜米事臺諫累日論啓而頃於經筵有宰相亦云其未便故議之崇
儒術尚節義之事果如所啓今若改之則事必紛更况爵賞已書于碑
石尤不可追奪也南袞惟清李紱繼商成雲希孟議啓曰捕盜人爵賞
節目磨鍊事若只賜賞物則臣等可以議啓此乃賞爵之事固不可輕
易為之昔在 成宗朝亦於黃海道有大黨興行命李季全為將而捕
之今 上朝亦於仁川有大黨恣殺無忌命田霖捕捉皆有重賞之事
請令承政院考其時節目憑議以啓何如傳曰依啓○臺諫啓前事皆

不先○御夜對叅贊官金碗因論人心道心而進言曰古昔論道之言
莫切於此而朱熹釋經之言明白簡切厥後真德秀以宮室飽嬪膳服
游田之事為帝王之警策若能於此玩味而力行之則學問之功不難
致矣以道心為操存之本方夜氣清明之時涵養此心使無一點妄念
雜於其間則當清朝未與物接之時其所發必皆善矣以此而擴充之
至於接物之際察夫形氣之私為人心性命之正為道心念茲在茲至
於真積力久則人心退聽道心為主是非邪正將次第而呈露於前矣
邪正之分既得其明則用人處事之際無有不得其當夫如是則其彌
直以昭受上帝其申命用休之效自著矣聖人千言萬語莫要於此聖
狂之分只在此心之微請時時省念勿以陳言而忽之也侍講官尹仁
鏡曰近來時公不順三月之節雖不至然雷已發則雪不當下而至於
大雨雪此變之大者也春秋隱公庚辰大雨雪是三月日也周之三月
夏之正月而以正月雨雪猶以為灾况今三月乎且於初一日雨土是
亦灾之大者也 上曰雷已發聲雨雪非時日候且寒近來灾變不止
於此上下更加修省為當金碗曰天道玄微不可測也然天人一理人
事之得失天乃隨其事而應之戊寅年地震之變此其一驗也 上曰

災變之出不可指為某事之應往者地震果為大駭厥後朝廷雖不得已而罪之亦士林之巨禍上下更加修省可也仍賜酒○丁未 御朝

講○臺諫啟前事又啟曰金宏弼等三人事南袞之議及 教當矣

然反覆計之濫賞不可不改請勿留難傳曰金宏弼賞爵決不可改歲

賜米則似乎可改故再議于大臣已廢之恩典今不當追改也餘亦不

允○江原道金化縣地震○戊申 聽啟覆○臺諫啟前事又啟曰金

宏弼鄭汝昌學行卓異合於廢煖故官爵不復啟之但歲賜米事若以

一時君恩雖賜一二百石可也至於歲以為常以及無窮則過矣請勿

歲賜傳曰金宏弼等歲賜米固不關矣况既示恩典不可追改餘亦不

允○己酉 御書講○傳曰義禁府囚孫松山等事猶入上國境崔前

月禁府堂上來云崔守山已死此人等憑閱無據故不即承服刑問次

數漸多未安於心予以為罪重而受訊不甚多故姑令加刑得情近有

死於杖下者而今日又以一人病實來啟若輸情為限則恐多致死於

杖下明日牌招左右相議之○臺諫啟前事不允○庚戌 御朝講

上臨文曰人性本善而賢愚之分在於養之如何耳元太子性非不善

而宦寺之輩不能導之以善道故終至干與國政擅殺大臣太子之職

果如是乎今世子於書筵會講之時左右敷陳保養之辭已令書啓而近無書啓者甚不可領事南袞曰上教至當夫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下則可導之以上下如元太子可謂下愚不移之人也今我世子德性異於凡人頃者雖以慈殿未寧久廢書筵近觀其讀書之時文理既通故屢問字義臣等不勝歎美十歲前如是學問者古亦未之多見若過數年則其所成就何可量也臣且聞侍講院以卒金詮致奠之日期取稟于世子世子曰此非予所敢擅定宜可啓稟于大殿此非人人所能料度者乃出於自然之聰明舉此一事可知氣稟之卓越也臣等學識恐未能養導也○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議啓曰臣等觀孫松山等推案則此人等乃崔守山辭連人而守山已死故雖死於杖下不欲承服矣其罪則犯上國之境潛通買賣不可不懲當限輸情而推訊也但既已懲其太甚者今若限輸情推鞫則恐徒死傷而已請自上裁斷傳曰依所啓勿推可也○南袞李惟清刑曹判書曹繼商參判成雲參議權希孟等議啓曰凡干於官爵之事在下者不敢擅議大抵黃海道盜賊大起恣行殺害人不堪其毒而巡檢使等柳星權不負委寄之命用意措置捕捉殆盡故本道之民無不歡喜可安其生

以此觀之雖廢重賞可也但析星權彭年等陞堂上未久今若加賞恐有過重之議請自 上斟酌傳曰其賜唐表裏及熟馬各一匹○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亥 御書論○大司憲金克幅大司諫徐厚等上疏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而立極夫一而不雜故純而靜純而靜故和順積而嘉休應古之聖王所以歛福于身以錫于民者豈以他術哉謹按昭格署掌祀事三清祈禱休福望報於冥漠荒惚之際如捕風捉影竟無其效而習徇因循幸賴 殿下明聖快然神斷克默左道人莫不洽然觀感曉然知其異教之可闢天理之復正此所以不假他道基國祚於靈長者也近緣 慈殿不豫重違丁寧之旨或垂反汗之教臣等職叨言責不敢面從伏閣累日冀悟 聖聽而 殿下教之曰 慈殿前証加重不可動心於此幾也臣等竊意夙証猶存未至永寧適有持加減而已固不與於外事而 殿下反以論事為慮其於臣子之情所不敢強執以傷 殿下之誠孝故悶默不言卷舌以俟今者 慈候復常慶賞已敷中外歡欣一國蹈舞若是而猶伍回委靡終不能革邪反正則臣等之欺 殿下不亦甚乎夫臣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以迫切之至情求樞襮究何所不至然理之所必不然義之若

必不為雖孝子忠臣亦有所不敢行也無他灼知其非道不敢以非道
事其君父故也昔高宗祭豐于昵而有雉雉之異祖伊曰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子民民中折命夫高宗之祀非祭其所不當祭也特以豐出
於私故天降之異而臣規其失况上帝監臨星辰森布豈可以荒唐虛
誕瀆冒神明而求濟其私乎臣等竊恐不應之以祥而益之以灾適足
以彰其喪天之咎也然以 殿下之明聖豈不知設此為非復此為無
益然而為之者不過慰安 慈殿之志而已夫人主一身實萬化之源
四方之表率片言之教舉世傾耳一政之舉率土顛倒民無常習惟上
所為今 殿下復昭格而庸曾迂恠之流莫不紛紛藉藉譎張誕妄
淫瀆無忘神人雜糅為禍無窮而終至於不可救當此之時 殿下雖
欲塞源而絕流其可得乎九天下之事舊則忘新則振廢而復興其意
新也而從而應之者必盛以 殿下之明聖而不闢之廓如又從而復
之則其遺害當世取譏後來有不可勝言者矣願 殿下勿失此機於
晨昏視膳之時雍容燕閑之際柔聲下氣反覆昭陳真妄邪正之源吉
凶禍福之理誠孚於中而達於外則以 慈聖之德而豈不翻然改念
以復其正而 殿下光明格天之孝於是乎為大哉夫然後益隆 聖

德日敷中和霑濡遐邇感通幽明則無為而諸福集不斫而衆祥應四境之內雖肖翹喘契之物莫不全其生而遂其性矣民人長享壽康之樂國脉可至於永年又何必舍此大中至正之道而敢為冥漠不可必之左道以害于至治哉仲尼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伏願 殿下更留三思傳曰今觀上疏昭格署事果欲慰安 慈殿之志耳予非不知於定省視膳之間敷陳其理也然不敢汲汲為之者昭格署乃久遠之事而 慈殿氣候雖云向寧進退無常不忍以非汲汲之事而動傷 慈旨也○壬子 受朝參○臺諫合司啓曰昭格著邪正判焉反覆計之決不可復立故臣等昨日上疏自今日欲合司論啓而昨日傳教以為 慈殿氣候雖云向寧進退無常不須以非汲汲之事動傷 慈旨自有陳其義理之時此上之所以自然開陳欲革之意也故臣等姑退而待命耳傳曰當初復立之時予豈不啓乎今所啓之意予亦知之○癸丑 御夕講○日暈○甲寅 御晝講○王世子遣僚屬致祭于二師李繼孟○乙卯 御朝講 上臨文曰紀綱非但建國之初所當正頓當無時不振起矣紀綱不振則因循解弛亂亡隨之近者如守令等若為遠方惡地則或托病或道限窺避多端殊

無人臣奉公之意實由紀綱之頽壞如此之事法司當致意糾舉以杜其漸大司諫徐厚曰 上教至當守令雖果有如是者法官或未及知之不能糾覈故弊習已成入皆有窺避之計此雖因紀綱不立之所致然紀綱非自立也在於朝廷振之而已如此之事銓曹察之法司糾之則庶可以絕其弊也執義曹彥亨曰若此之輩銓曹則當依法不即叙用可也而本府之不能糾舉者以不及聞知也領事李惟清曰紀綱不嚴故人不畏憚任意自便頃者有守令等限內不赴者只適本職甚者止坐違令笞五十故窺免之弊乃至於此深可痛憎法官所當痛治者也徐厚曰法嚴則自然不得違也中朝之人不敢犯法者以其罪罪之也雖有小犯一切依律不小容貫則自然法立而朝廷嚴矣夫容貫出於情情行則私意行矣用私不憚何所不至如彼之輩所當痛懲也上曰無識之人不足道也雖在宰相之列者或謀避邊將或不肯赴京托病遷延者有之此甚不可也徐厚曰叅奏別坐之新授者必皆宰相子弟而窮寒無勢者一不得與焉無乃不可乎 成宗朝亦有如此之事故也若多數擬望則非徒恩出於上入無怨心亦可杜奔競之路矣如是而有才賢者臺諫自當糾舉 上曰此言善矣若遷轉之事則已初

入仕者如所啓多擬則似無怨望之人矣於大臣意何如惟清曰徐厚之啓至當 宗祖朝亦如此為之但不常行也持進官韓亨允曰臣於廢朝時為吏曹官負見之錄事等例擬十餘負而 成宗朝參奉別坐之望則或以七十餘人並擬今錄事等於都目政之時則皆希望萬一群集京師而下批之日無一人得與者深可矜也惟清曰錄事輩若於合坐之日則常常訴告雖不廣擬次次注擬則可也執義曹彥亨曰雖備三望豈容私意但知其賢否而注擬則當矣○憲府啓曰義州城子巡邊使等急於就功不能堅築故旋即頽落初則監司兵使隨其頽落罪其監築官還令修築其後則稱為修築而起役殘民至於三年其民之怨豈云小哉欺誣朝廷至於此極况軍籍築城不可一時並舉而兵曹據本道監司啓本令畢築各官為先磨鍊軍籍則民將廢農大傷邦本至為非矣請推監司及兵使姑停城役待秋成畢築大抵國家舉事臺諫不必論執故前日論之而還止如此勞民動衆之事恐自 上不及聞知故欲 上知其弊而又啓之近者有一平安道百姓呈訴于本府云不赴築城之役者以重罪治之當身不赴者令以一族代之一族之不赴者以當身之罪治之民不堪其苦然非本府所管故退其狀矣

以此見之民失所流離者想必不小傳曰築城事既已起役故於雖論
啓不之停耳今更思之則役民於農時未便故新監司歸時停役之意
已言之矣本道監司等推考事依啓○日暈○丙辰 御晝講○諫院
啓曰近來災變疊見非徒於三月下雪畿內兩土之災固為駭異 親
閱雖不可廢在恐懼修省之時則不宜為之請停之傳曰遇災變則恐
懼修省之言當矣然閱武非如宴樂打圍之例不可以有災而廢之近因
慈殿未寧廢之以矣且今南北有事武備不可不修災變之生不可指
為其應則亦不可不思其所由也但如動樂事停之可也○憲府啓曰
今於平安監司兵使推考傳旨欺誣朝廷之語則雖 命削去其他隱
然修築使民失業民弊不小等語並不與論請推色承旨其傳旨並錄
欺誣朝廷之意當初巡邊使及從事官等受國重寄不能致意檢舉終
致頽落殆盡請並推考且農時役民雖一日其弊不小使兵曹行移停
之事緩請下書速諭傳曰彼處城子不可只因一愚民呈訴而遽以為
盡頽也若以是便謂欺誣朝廷則有乖待宰相之體雖以他辭推之其
失自見矣色承旨於其傳旨已錄欺誣朝廷之語則大綱已舉故不並
錄也辭耳不須推考巡邊使及從事官等今雖推考已經赦宥然築城

大事若不及畢築宜即啓稟而急於取效不慮後弊亦可推考也下諭
停役事依啓仍傳于政院曰義州城子臺諫請停役故待秋成修築事
已言之矣然來秋發軍一時卒築則豈無民弊乎雖於秋成為之漸次
修築何如明日行幸左右想必皆隨駕矣遣史官將此意收議于大臣
而後下書諭之可也○侍講院啓曰院堂宇狹窄書冊無可置處且會
講時則大廳甚窄請加造五六間以藏書冊且書筵及會講時論難之
辭例 命書啓其所論難若關於保養之辭則宜矣若拘書啓強為繁
辭則非徒保養之不以實恐有支離之弊傳曰 成宗朝亦於此院為
會講師傳賓客雖皆聚會不以而罷若狹窄則亦可以張幔也且其書
冊豈必盡輸于此若有考事亦可往考于本司不必更加營繕且書啓
論難之事不必逐日為之○丁巳 幸慕華館親閱○金詮南袞議曰
義州築城歲前則以煙戶軍拾石雖似有弊今則以當領軍築之不至
有弊畢築為當傳曰歲前以煙戶軍拾石予所未及知也若以當領軍
築之則當領軍雖不築城必立番不暇於農業然役苦或逃則必及於
一族其一族乃農夫妨農必多以是已令待秋成畢築矣今政丞及兵
曹堂上皆來此更議可也○大司憲金克幅啓曰前者教戰時兵房承

旨及兵曹判書入坐判書招宣傳官使之傳令而兵曹郎官本不入坐
宣傳官亦遠坐今兵曹郎官及宣傳官皆入坐與侍臣無異至為不恭
傳曰兵曹郎官入坐事予亦不知宣傳官自前入坐矣其問于兵曹承
旨金碗以張順孫之言啓曰自前武備司郎官入坐矣克幅曰臣曾經
兼宣傳官及兵曹郎官嘗見之兵曹郎官入坐未之見也宣傳官亦
遠坐招使傳令矣請推兵曹及色承旨傳曰前則兵曹郎官及宣傳官未
曾入坐近則此事成習非自今日始也今後勿為可也不須推之克幅
又啓曰上前之事當依前例為之今則與侍臣同坐至饋盤果兵曹
又謂自前為之甚為不當請即令退去傳曰向日始入坐之時咨之則
可也此非今兵曹堂上所為自前因循之事不須推之仍傳于兵曹判
書曰今郎官退去可也○承旨金碗將義州築城事問于大臣及兵曹
判書張順孫順孫曰臣聞之築城今幾畢矣南袞曰歲前拾石開春即
時築之是初計也而今年適寒沍地脉凝凍太甚故至三月始役矣此
果重役臺諫啓意甚當但若如張順孫之言今將畢築者復停役則
前日拾聚之石必盡散無餘宜問于本道役若重大則可待秋成也傳
曰憲府之意謂城盡頽落而只以修築為言故欲論以欺誣朝廷予恐

憲府未聞臨畢之言也。雖待秋成還役，用民力則無異也。今若臨畢則已功役尚遠，則待秋畢築以此兩意可諭于本道也。○承旨金希壽將初入仕人注擬事問于大臣及吏曹判書李沆。沆曰：初入仕人多數注擬事，徐厚啓之臣亦聞之。果好矣，如有參奉之闕以取才置簿之人一時並擬，則恐至混淆。若以二三十人擬之，則似無不可矣。袞曰：在成宗朝參奉有闕，則多數注擬，今亦如是可也。但未知其後以何意擬三望也。○占多數注擬則果好矣，其後還擬三望者必以人物有初入仕當擇之故也。袞曰：非惟吏任取才亦有自生負進士而入仕者，此則以年壯可仕者及累舉不中者亦可擬也。○上曰：注擬者或以二十或以三十定數為之，若或多或小則不可也。沆曰：生負進士使成均館抄報而為之乎。○上曰：生負進士令成均館報吏曹而用之，則不合於勸獎儒士之方在學之士當令正科出身而用之也。沆曰：生負進士並擬事當臨時酌宜為之也。○戊午正朝使申公濟管押使孔瑞麟還自京師。○政院啓曰：陳慰進香等使遣不遣，曾令待正朝使等回還後議之。今正朝使申公濟管押使孔瑞麟等已來，敢稟傳曰：即召大臣及該曹堂上與正朝使等議之。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府院君

權鈞禮曹判書洪淑右參贊李行正朝使申公濟禮曹參判趙舜參議
李世貞管押使孔瑞麟等議啓今陳慰進香等使 先王朝無不遣之
時中朝雖公中外俱免其事非指我國則我國自當依前例為之也今
考大明會典云誠孝皇太后臨崩遺詔云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陳慰進
香而我國則不廢遣使之禮以此觀之其不可不為明矣傳曰有此前
例則不必更議當遣也○己未以趙元紀為陳慰使金璫為進香使○
諫院啓曰前日盜入福城君家 命捕盜將搜其切隣而不得贖物從
本家奴指揮以隣居族親衛尹彭壽家為可疑捉其家奴及婢夫并十
人付于刑曹其中或有過行其家前路而被捉者刑曹即分揀放送囚
其七人刑訊至二次允推盜賊雖有可疑刑迹必現贖物而後刑推
例也此則非徒無贖物其所謂可疑之迹亦不的實只以燒木作梯于
牆內故墻瓦亦折豈以燒木作梯能上其高墻乎且取其文案見之其
瓦之折亦非其日明矣人命至重雖訊一二次不無殞命之理而刑曹
不能詳察濫加刑杖至為非矣請推刑官而右人等亦情涉曖昧請皆
放送傳曰常時則被盜之家告于捕盜將其將移士族婦女而搜探事
啓下後往其家隣搜捕例也此則果以為如彼而後往搜則事緩故

命捕盜將令移婦女而搜之耳此必捕盜將捉付其可疑者于刑曹刑
曹因其捉付而推之也不知其公事之何如何可遽命推考刑官而放
其人乎當問于刑官○日暈○庚申刑曹以福城君家盜竊可疑入刑
訊單子啓曰此人等別無現贓其行止可疑故刑訊別無可疑形迹傳
曰捕盜將以為可疑而付于刑曹故推問耳予豈知其事之何如耶但
當明辨是非而已○御晝講○正言朴紹來聞傳教仍啓曰昨日所啓
之意非以命捕盜將搜捕為不可也雖於城中私家作賊而上若
聞之必驚動况王子君家耶孰不駭愕乎捕盜將不可不捕捉刑曹亦
不可不推也但臣等之意以為尹彭壽家奴子別無贓物又無可疑之
迹刑曹濫加刑杖又於近日不恤獄事殞命者頗多故啓之耳傳曰所
啓當矣刑曹近不慎刑數三日之內多有死者故已令推之耳○辛酉
憲府啓曰義州城子事下問本道監司之時有予不詳知之教疆內之
事尚不詳知臣等痛悶焉城子盡數頽落故差使負二十餘負自冬至
今歸在役所軍卒逃散殆盡不能重役如此民怨之事自 上豈不留
念乎臣等以為必待正朝使之還當 下問其狀今已還來曾不一問
是不留念於民臣等之心實未解焉聞正朝使之言築城處時未起役

只拾石而已前日大臣等垂畢之啓乃其虛辭也且正朝使在義州見差使負等只率軍人七八名不得使役到定州赴役軍人等以正朝使可以伸其冤悶哀號於道傍冀其生活其民之怨可知也本道監司及兵使等不即馳啓必有所由請皆罷職後推考且於農時起軍赴役誠非小弊請馳書停役且凡大小奉命之臣如有所見聞復命之日當一一直啓而正朝使等如此大事不即啓達亦可謂失體矣且其役事緊歇及城子盡頽形狀既已下書于本道監司使之馳啓矣然前日天使還時以宣慰使往見承旨今在政院若下問則必當直啓矣且役期以近招正朝使等而問之則可知傳曰義州城子臺論則云盡頽大臣則云垂畢故承旨出草時有予未詳知之言耳但其書已下難可追改正朝使復命之日不問者非不留念於民也以議諸大臣已下書本道故然爾然今招正朝使問之則可詳知其頽落之狀及兵使等隱然稱修築之意也果盡頽落而監司不以實問則可以罪之○傳曰即遣注書收議于大臣欲於今春行大射禮仍取士而適因 慈殿還未寧故停之予聞 祖宗朝則不時幸學而取人或行幸于他處歷臨學宮取在館儒生此乃 祖宗鼓舞人才之事也前年雖為別試亦不多取今亦農

務臨時不可大舉欲於今月晦時擇日視學而取士何如○申公濟孔瑞麟等承召而來傳曰義州城子或云全數頽落功役甚大或云築之幾畢卿等所見何如公濟等回啓曰臣等當初赴京時見其城子自西門至南門畢築矣今回還時則自南門至東門及古城皆頽落但拾石而已未見起築處但望見不得詳也節度使李之芳見臣于義州曰役軍專不來赴雖或有來旋即逃散不能舉役臣等行到定州於道中赴役軍人告臣曰農時曠役闕望云傳曰知道○御夕講○諫院啓曰福城君家被盜事招刑曹色吏問以墻瓦折破久近作梯木長短則並不知之尹彭壽家邊積瓦多少亦不知如此不知首末而濫加刑杖至為不當此非形迹可疑人捕盜將只因福城君家奴指揮而旋付刑曹刑官不詳察濫刑故請推而所推乃他事也不及所啓之意請並以此事推之傳曰依啓○南袞李惟清議今聞上教欲於視學後取士此誠出於右文之美意興起士心莫善於此但視學之期若遠則外方儒士必多動搖妨農務若於五六月內擇吉行之儒生則計圓點時散朝士並公許赴武科初試亦於其前試取如是則庶無彙集之弊矣○壬戌政院啓曰大臣之議儒生有圓點者許赴別試而今禮曹啓稟圓點

多少而教以不必計圓點也然則在京儒生皆得赴試乎傳曰予意則
 不但居館儒生在京者皆欲許赴而大臣之議以為儒生則計圓點此
 則勸勉就學之意也但時散朝士並令許赴是廣取也而居京儒生無
 圓點不得與焉有乖廣取之意其遣史官更議于大臣○南袞議近來
 儒生多以遊談相尚不喜居館此習已成不可不矯其弊故寄齋及學
 堂儒生等皆立圓點之法若非大舉取士時則須計圓點許赴然後庶
 可以革前日之習故臣議之如是然時散朝士並今許赴而獨於儒生
 計圓點有乖臨時廣取之意誠如上教無圓點儒生並令許赴無妨
 李惟清議時散朝士並令許赴而居京儒生計圓點則有乖廣取之意
 勿計圓點並令許赴何如禮曹判書洪淑等啓曰前年七月受教凡別
 試大舉取入外庭試及如此無時之舉則例以有圓點儒生許赴云今
 還不計圓點雖成命已下不可改也然立法未以不行而廢之甚不
 可也且今別試之日乃前者行大射禮取士之日其時適因慈殿未
 寧停寢事既已行移于八道矣今外方之士若聞其又於此日取士則
 恐不信國意也傳曰此乃一時之事今雖如此為之後不必遵此法也
 既再議以定不可改也○憲府啓曰義州城子盡數頽落而使上不

得聞知累年起軍稱其修築而役事則未始焉朝廷之上反以為弊畢至為駭愕此專由監司等不分明啓達之所致此乃衰世之事朝廷紀綱若不解弛則安有如此事耶即古所謂壅蔽也不可不治其罪故前以欺誣朝廷請推而罷之上教以為如此則有乖於待大臣之道其待大臣之事本府亦豈不計乎其漸不小故啓之耳請罷職後推考且昨日啓請下書停役則上教以為待秋成畢築事既已下書不可更為也雖新監司已聞命而到界不即令停役則必與兵使同議或令差使負看審然後處置往復之間農時役民豈止一日哉役民之重上已洞照請亟馳書停之且兵曹必須審問其城子頽落形止而後俱由上達酌其功役而發軍可也只因監司修築之請而矇矓啓請調發軍人年年起役動搖邦本至為非矣請推考且我國人赴京者中國待之與華人無異近年以來使不得任意出入其出入之際至於押領而行此必我國人貪貨利以失其道之所致今聞正朝使之行下人輩有失禮之事至使禮部罪其序班國恥甚矣此乃正朝使管押使書狀官等不能檢下之故也請皆推考前者戊寅辛巳兩年亦遣使陳慰而其帶行通事戊寅年則六人辛巳年則七人其冗雜之輩不無所失之事雖

在此數猶可裁減况今此進香陳慰之行帶十二人問其由則以為前者受教一應赴京行次時擇其將來能解漢語之人入送使之精習其受教乃正德七年事也若以此而多送則戊寅年之前已有此教而其數只六七人今乃倍數遣之不知其可也非徒上國於我國驛路亦有弊焉請裁減其數擇有識者遣之且正朝使聖節使則乃例行也當遣實正官若別行次則檢察質正兼差遣之於事體便易今掌令李壽童於戊寅年陳慰使之行亦以檢察兼質正有此前例耳傳曰請罷監司等之意予非不知也然監司等之書狀啓聞已久安知其後漸加頽落以至於殆盡乎既令推考推考而有罪則罪之何惜不推而先罷於事體不當且兵曹只因本道監言等啓本而回啓耳非親審摘發而後調發軍人也遠地之事不可遙度故審其役之緊歇而措置事已下書諭之然向于正朝使則全數頽落未能卒禁云農時役民其弊不皆劃即停役待秋成以當領水軍畢役事下書諭之可也我國之人赴京者中朝待不如古此必一行之人失道也其不進參於辭朝之日亦其使等之不能糾檢也依所啓推考且陳慰進香使之行通事裁減事當問于該司

○癸亥

聽啓覆咨訖右參贊李符曰今別試赴舉儒生令勿計圖點

近來士習不美專不肯居學故立此圓點之法而旋即廢之則儒生等尤不勤於居館請依受教而為之工曹判書安潤德曰大舉則已如此不時之舉須以居學有圓點者許赴然後有所勸勵也立法輒廢於事體何如乎 上曰計圓點許赴當初大臣之議及禮官等皆欲如是而予意以為有妨廣取之意故更議于大臣則雖勿計圓點並令許赴亦無妨云故議定耳別試乃一時之事今雖一切許赴非毀其法也今又改之則紛紜不定其於國體亦不可也同知事金克幅曰不可紛更之教當矣但立法而不行則人不信矣夫如是故我國之人見法之立必以為此法詎能以乎先懷不信之心此今之大弊守法堅如金石可也禮曹判書洪淑曰大舉取人則宜不拘圓點如此不時之時試專欲勸勵儒生勤赴館學之意也必須計圓點許赴而後勤於就學矣領事鄭光弼曰今之儒生不喜居學弊習已成反以圓點為不足為在頃時妄量之輩倡說曰豈拘於圓點苟取館學乎故其時之士詭激成風反恥技冊而其在館學者乃外方之士而居京師者反有不知館學之門戶者士習之弊莫此為甚且士習少有不得志於科舉則輒奔走於權門冀補于南行之官其躁進鄙陋甚矣如此之輩雖不許赴以絕其弊可矣

何可拘於時散朝士之許赴而並令無圓點者得與於此試以毀國法乎大學館乃小朝廷也凡士必赴館學乃成其才非徒學問師友與處琢磨之力豈云小哉潤德曰古者子弟不赴館學則責其父兄豈無其意乎上曰左右所啓之言當矣然既已議定不可更有所紛更也今雖並令許赴非永毀其圓點之法也光弼曰非大舉則必計圓點廣取人則必須講經然後士樂就乎館學矣符曰士習漸不如古累舉不中則求爲訓導其不美甚矣雖時散並不許赴以絕此風亦可也淑曰自立圓點法之後儒生等勤就館學今若廢其法而不用則其不可也但點數則不拘多少何如潤德曰講經及圓點之法不用則就學者必無臣之居館時誦讀之聲動諸齋舍聞如蜂聲今則反以挾冊爲非笑故非徒不勤讀書以受學於師長爲恥此今之巨弊不可不慮也 上曰昨日既議定矣左右之啓如此則可更議矣予意則以爲己定之事不當更議也○傳曰即遣史官更議于大臣曰大抵取士但得賢才而已儒生圓點救一時之弊不計圓點而取士欲廣得人才也禮曹受教以爲大舉時則不用圓點但於不時之舉用之今雖不用圓點非毀法也今月朝啓入參宰相臺諫等皆曰須用圓點以救時弊予亦更料之今雖日

長無圓點儒生並令許赴則製述科次恐有混淆仍致取舍不精之弊
茲更議之○憲府啓兵書堂上推考事請罷平安道觀察使節度使不
允○南袞議事歸於是則無憚屢更特從廷議計圓點許赴甚當李惟
清議儒生朝士並令許赴而儒生獨計圓點則有乖廣取之意故不計
圓點許赴事昨已議之必欲計圓點則除時散朝士只取館學儒生何
如先王朝不時幸學取士只取居館儒生朝士則不與焉別試取人
豈有常規傳曰圓點則依前日禮曹所啓二十日以前有圓點者不計
多少皆許赴可也○甲子政院啓曰頃者欲行盛禮大舉取士既已擇
日而適因事故慈殿未嘗而停之今又不時取士而適當前擇之日以有圓
點儒生許令赴試是則專為儒生不居館學故也而時散朝士並赴其
試甚不合於此舉大抵如此不時取士欲今年少之輩不趨他歧專心
學問而並許朝士之赴舉物情皆以為不快此事雖已收議于大臣不
可變更臣等在近侍之地深知物情之如是不可不啓也戊辰年視
學取士只取三人而二人則以朝士與焉權至今人未快焉傳曰大
抵議定于大臣之事若大妨於事體則臺諫侍從或爭其是非如不至
於大妨則非人人所敢撓故大臣之體重矣近日試取之事初議于大

臣而後論議紛紛故昨日因衆意而更議于大臣則當特從廷議云故如是為之耳今此政院之啓亦為近理在密近之地若聞物情宜當啓之也但議已定矣不可使彌令紛紛也啓之於未定之前則可矣時散朝士許赴在於前例雖使入察何妨焉惟當得人才而已○丙寅掌令朴閔卿獻納尹思翼啓曰臣等以武科二所參試官入試場故今日始來啓之計圓點取士當矣近來士習不美不勤就學不得不爾但人君視學乃國家盛事非年年為之或至七八年而偶一行之其計圓點許赴乃一時有司之規模人君視學實罕世之事今視學日期迫近故外方儒生雖未及上來其在京師者亦拘於圓點不得觀光於君德狹矣大抵視學之舉取人為輕君德為重以一國之君躬臨學宮以圓點試儒生於事體何如乎傳曰當初大臣之議儒生則計圓點云予意以為如是則不得赴試者多事似狹隘故更議于大臣雖無圓點者一切許赴其後啓覆日左右宰相臺諫及禮曹皆以為未便予意則如爾等所啓別試乃一時之事雖皆許赴似乎無妨而其日左右極言之故又議諸大臣而定既已三變今又不可紛更也○憲府請罷平安道監司兵使不允○丁卯日暈○戊辰 上幸成均館爵獻于先聖試諸生表一

道為刻限取申瑛等四人新良人鄭蕃濫入所製亦在選中臺諫合司啓

曰勲蕃新良人之子也前者欲赴科舉偽著徐厚李瓦名於保單字而

為四館所摘移刑曹治罪今者亦不錄名而濫入衆選請於放榜前改

正傳曰可南袞謂人曰我國規矩如此然此人能於文者若不改正而

不分之於四館用之於教授訓導之任何如李符李沈等曰然則後弊

多矣袞曰然則即削鄭蕃名改書榜目○申瑛為成均館典籍金軼為

通禮院引儀武科世元○永川居進士朴允秀妻有節行旌門○己巳憲

府啓柳聯年李之芳等事不從○庚午日暈○夜坤方巽方氣有如火

四月壬申朔右承旨余未文啓曰強盜梟首事言于刑曹則以為此乃

新立之條報政府舉行何如云傳曰其報府曰傳教內因正朝使申公濟

聞見事件有中朝於漁陽路梟強盜之首大抵強盜殺害人民劫掠財

物其罪深重可依中朝梟首街路廣示徃來人○傳曰李之芳書狀云

義州城子已畢修築正朝使申公濟則云盡已頽落其招柳聯年問之

必知其修築與否也聯年以前監司昨日來○御書講○柳聯年承召來啓曰臣

辛巳年赴任聞義州城子二千餘尺頽落其後漸加頽落於是起築而

石不足故壬午年夏今正兵拾石積置後臣與節度使李之芳同議以

平壤等二十一官煙戶軍量數調教待明年解凍即築事已啓請矣果其城子雖有存者亦不完固故兵使勿論存毀並皆改築而正朝使所見則前軍已放後軍未及赴之時也其所啓不誣矣傳曰知道○憲府啓柳聃年等事諫院啓曰戶口作紙事漢城府所以成給者不過一丈紙而乃受准丈木懸一匹五部則倍之其弊如是故外方亦必效尤濫徵請令漢城府勿徵并行移外方禁之且前教内外方之人還上十石以上未納者全家徙邊今年各道因戶曹行移已抄報故民間騷擾請令戶曹停之以待秋成何如且喬桐縣監邊驛程欲治下吏陵夷之弊鄉吏等滿庭俯伏曰必欲剛明治之則此處人太半流亡矣今不預告而後有如此之弊則朝廷必責我矣故敢言之驛程不勝痛憤令羅將曳下則乃曰縣監只六年而邊鄉吏則長在此不可使之怒也驛程恐被辱封印入內翌日招品官問之則曰此吏等自古守令皆待之如兄弟不當如是也云其風俗薄惡如是請令監司推問懲罪傳曰義州城子事所啓之意當也然既已推考推考則其失自著矣何必先能柳聃年等乎且徵用作紙予以為不當漢城府則雖如法徵用五部及外方爭相效尤不無其濫也此有司請行之事當問于有司而後言之還上

事如此農時民弊不其大乎當問于該曹喬桐風俗之弊當使監司推
之○癸酉 御夕講○憲府啓曰禹兄功韓承亨李謙金壽卿黃應皆
窺避外任者請依律准期不叙還除外任且義州城子事重大故請罷
柳聃年 上教以為推考後亦可治之故姑停之傳曰托病窺避者依
法論之可也然不究其由遽施其法於事體不當自府推考取遲晚
而照律後如法治之可也○御夜對○陽智雨雹○甲戌 御朝講司諫
曹漢弼曰前者臣等將昭格署事累朔論執 上教以為視膳之際
自有敷陳義理之正臣等以為 殿下既明邪正之辨必從容規諷于
慈殿將革去左道上以不傷 慈旨下以痛快物情而姑退焉待其成
命于今有日尚未得 俞音臣等竊感焉昭格之邪正是非 上已洞
照不可以慰安為心終累聖治也且近者戶曹令各道遠上十石以上
未納者抄報事行移故民恐被罪紛紛貸納至為騷擾云請令待秋成
何如持平朴守良曰昭格署事臣等極欲陳列而 上教丁寧故退而
待命久而愈寢不勝缺望 上曰臺諫前後疏劄之意予何不知但非
汲汲事故不即陳諫于 慈殿頃者以臺諫所啓之意達于 慈殿遂
陳其邪妄不宜復立之意乃教曰其所從來久矣不得蒙允故未即發

落且還上事果如所啓不無民弊但戶曹亦非欲督納只欲知國穀敢
在之數而已民間豈知其意耶弊必多矣守良曰昭格署事 上教以
爲非汲汲者而 慈殿亦以為其來已以然則無時可罷矣今乃復其
已革之左道其累聖德莫大請速革罷○大司憲金克幅大司諫徐厚
等上疏曰臣等將昭格署事屢煩 上聽經春及夏迄未蒙允臣等不
勝失望臣等伏念 殿下聖學高明其淫祀之無福左道之亂真辨之
已詳特緣 慈殿遘疾沉縣中外遑遑 殿下迫於至情允所以慰安
慈旨者無所不至雖有難承之 命情有所不忍勢不敢違越從權復
立亦非永以之計及至 誠孝有感 慈候向寧則邪正不可使兩
立去邪不可使不速故臣等伏閣上書冀回天聽 殿下教之曰當舉
義理之正從容敷陳臣等聞 命而退引領而望悠悠旬月以無成
命臣等感焉嗚呼允上之所以降命於下者雖不以遲速為期下之所
以待命於上者斯須之頃甚於飢渴故古之忠臣不得於其君則觸犯
忌諱忘其軀命者有之不獲命於其君則一日二日鬚髮盡白者有之今
臣等雖無狀其憂國之心愛民之誠不下於古人則造次顛沛之際
所以待命於 殿下者將何如為心哉何其宜有 命而迄未之聞使

上下之情未盡乎上下之疑未盡祛也臣等竊恐 殿下柔聲之諫未
孰而然也如使 殿下義理之啓迪出於至誠則 慈殿安有不從之
理乎夫一尺之堤登之則濟不登則不濟為父母者勸之登乎勸之不
登乎義理人君自濟之地比則一尺之堤也 慈殿其肯求難致之福
索冥冥之禧不從 殿下義理之啓迪使 殿下不登自濟之尺地乎
臣等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其留時引日吝於降命者臣等實不敢知也
大抵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殿下於昭格一事既已毀之又
輒復之毀之復之史不絕書使聖子神孫將何所法守也貽謀之不臧
抑亦取笑於後世矣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故不遠而復君子貴之恥過作非聖人惡之伏願 殿下毋積時
月亟下成命憲府仍以高荆山推考公事啓曰義州城子頽落事眾所
共知而高荆山於捧承傳推考時修飾抗拒殊失大臣之體至為未便
且及禹允恭等事諫院亦啟還上抄報事傳曰高荆山緘辭果或有不
可處然赦前事可棄也禹允恭事雖在赦前推考後依受教治罪事判
付可也還上事如旌且昭格署事非不陳於 慈殿頃以臺諫疏意累
次開陳而 慈旨以為昭格署其來已久初雖革之今既復設不可遽

革予誠不足以感動故未蒙允許果如卿等之言然 慈殿大病之後
難可煩瀆陳之當乘便更陳之經筵諫官以為不陳諫于 慈殿而如
是云則是不信於下也予聞其言至為未安凡人與朋友談論不可以
不信况人君之於臺諫乎既陳於 慈殿必蒙見可而後處之勢不可
亟革也○日暈○乙亥吏曹啓曰前日傳教以初入仕者不限三望多
數注擬必用取才次第也今若如是則自 成宗朝取才而不得者有
之不知其存沒無遺注擬乎當限年為之乎傳曰初入仕者多數擬望
者大司諫徐厚言之故議于大臣皆曰可也故如是教之今更思之人
物不可不擇不須以取才次第而擬之○以表憑為弘文館典翰兼藝
文館應教沈思順為副校理洪叙疇為著作黃恬為正字○日暈○丙
子憲府啓曰外方農務方張而軍籍且為磨鍊故朝官皆不許暇矣李
符也參 贊以其子成昏事往全羅道是旋毀其法也子弟猶可以幹事何
必親往今雖拜辭猶可及止之請勿遣而推之傳曰子息成昏在法可
為而符以宰相來請故給暇今果依啓使停其行○日暈○庚辰憲府
啓曰義州城子初不堅築致令速頽其後頽落形止監司等不直啓達
隱然稱其修築故臣等啓請捧承傳推考時高荆山則以不盡頽落答

通柳聃年則身任方面之寄道內宜當撻治而反云兵使曾已啓聞云
爲大臣者當自服其所失而如此抗拒至爲不當張順孫方有寧等不
考築城役事之緊歇妄自啓請多費軍人所失甚大故本府推考則於
其初修飾答通內拈出其錯處更問則曰一役之民乃至重困遠不及
料云夫以逸道使民亦出於不得已乃曰未料重困殊非大臣之言請
自上覽此公事隨其罪而治之以三宰相推考公事並啓諫院啓曰進香陳慰等
使之行不緊貿易之物已命裁減然今之遣非尋常行李何暇久留
貿易乎中朝謂汝國有何誠心只為貿易而已請一切除之傳曰築城
事朝議以為須及天使未來速畢故荆山盡力速築不暇他慮况方地
脉冰凍雖荆山何能為軍卒凍餒必不容力豈獨荆山之過耶况已經
赦宥乎柳聃年當初城子不至盡頽其後漸頽以至殆盡耳不可罪之
且兵曹堂上緘辭果或不可也然為該曹者但因本道監司啓本而為
公事啓下例也且陳慰使之行果非如常遣之例其不付貿易之物可
也○辛巳憲府啓曰臣等請罪高荆山非指築城不固亦非謂不可蒙
宥其城子盡頽衆所共知而緘辭乃曰不至盡頽修飾抗拒失大臣之
體柳聃年受任一道不首啓達調發軍人督役事狀已著而不即承服

亦為失矣故請治其罪傳曰荆山以為不盡頽落者必因其所聞非親見而強為之辭也聘年委諸兵使不自備細啓聞不為無失然在赦前但可推問不可治罪○以朴紹為吏曹佐郎趙珙為司諫院正言孫溥為侍講院說書○壬午憲府上劄子曰君臣之間誠意不孚蒙蔽不明古今通患是故臣之事君雖不能事事無過而不隱斯為直矣君之使臣雖不可察察以為明明以照之信賞必罰乃所以得其中也苟或不然雖治具畢張律令猶在皆為無用之虛文元氣漸鑠於內紀綱日弛於外危亡之至可坐而待豈不懼哉義州築城自 祖宗朝詳度論議而不取輕舉幾百餘年頃在庚辰特從廷議 命遣高荆山監督所以重是役也荆山初非不欲堅築只緣西北早寒恐不能濟督責過嚴遂為下人所欺基不暇堅石不暇填疊甚累卯僅得成形及竣事還也朝廷相慶以為奇功而 殿下亦必以為永賴未及半年冰釋瓦解無一尺存者以致再興大役殘傷一道之民其急於見效臨事不謹之罪寧可逃乎為荆山者固當引咎自責稽首待罪以謝朝廷可也為其道監司者亦當詳錄盡頽之狀重役之苦分明馳啓待朝廷處置可也為該曹者尤當按舉事目究問頽落形止以定監築負之罪轉聞于 上使事

之本末昭晰無碍則荆山失舉雖在法當論而不至甚巨上之寬貸雖法息私而亦近於優容大臣之義君臣上下之間相待以誠之意庶可兩全而無虧今則不然荆山憚人覈已文過飾非城之盡頹國人皆知而承傳緘問尚且不服大臣以直事君其義何在柳聃年受一道方面之重猶不分明直啓托以修築只請軍契朦朧既甚而以書下問時委諸兵使不以為已任張順孫等以腹心大臣身居重地手握軍機不欲彰其盡頹之實並與其差使負之罪而不治其任方面之寄典兵權之重者固可如是乎且城之頹落在於五年之內則監築差負固宜一律抵罪低昂實難而其初則懲治不饒盡頹之後則無一人抵罪者是何用法之有異也夫賞罰者紀綱之所係人君之大柄也而順孫等操縱由意不以實啓大臣之道豈宜如是不特此也臣等再三發問略無介意答不以實故引他語以戲法司乃曰百年未就之城一役道民斲手國家喜事又曰一役重困遠不及料嗟乎祖宗朝豈不知城之能築為國家喜事乎因循百年至今未就者誠以傷民為重也臣等觀此答辭不覺痛心平安一道自庚辰以後再經天使民之困悴極矣而連年築城正農之月猶不停役流亡殆半怨讟朋興城雖就畢國脉已殘

小大憤鬱壅閉莫伸以順孫等敢為此言欺 殿下而悔臺諫臣竊見
其矇矓之端歷指論啓而 殿下尚執仁慈不明正其罪巨竊恐 殿
下之欲全大臣者適所以釀成其過而已伏願 殿下快從明斷傳曰
今觀劄子一以重役民一以立紀綱而必先糾舉宰相云法司之體當
如是也然人君待大臣之道則事之輕重情之有無必須商量或致其
罪今者高荆山犯冬築城不計其不固及其緘問不即承服雖似失體
其致易類在下軍人不能力役故也豈獨荆山之過耶兵曹官吏緘辭
雖有一二不當之處乃欲陳其情也非所以戲法司不可以此治其罪
也柳聃年果以築城大事委諸兵使不分明馳啓大不可其於推案改
照律以啓且監築差使負則宥事自治罪可也○進賀使李思鈞還自
京師○癸未臺諫啓曰崔世節拜濟州牧使稱病不赴還叙於他請速
改正諫院啓曰李安世李養等皆付祿職此人革本以重罪亡命充軍
上恩至矣旋即放免况又叙用乎不自懲艾將何以節制邊將乎請改
正永同縣監安世豪殘劣不能治事還欲立威妄用刑杖民甚苦之長
湍府使呂允秀本以貪婪乃於仲春捧官糴民怨大矣請皆罷黜傳曰
世節前雖見罷今為牧使則其適也當付軍職也李養等事前者兵曹

取稟曰既付巡將請叙軍職予因其啓命付祿職亦例也安世豪呂兄
秀必以風聞舉劾也既委監司殿最且近不可先罷也史臣曰壽城世
節猶子志大才高有佯在避世之名世節深疾之壽城嘗作詩以諷世
節語多觸諱世節以其詩示諸僚友仍詆其詭激以媚于時壽城竟誅
人謂世節賣姪求名由是士論薄之○甲申戶曹判書高荊山辭職曰
臣年已七十一歲志氣衰耗近日又被物論雖有上容貸臣之從仕
實難乞逝臣職傳曰雖云年過七十豈不堪為職事乎且雖以築城事
被論一時之事也勿辭九三啓不從○臺諫啓崔世節事諫院啓李安
世李養事及安世豪兄秀事不允○乙酉夜霜降○丙戌罷右叅贊
柳聃年以義州築城事啓不以實故也○巳時太白見於午地○丁亥
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啓曰臺諫以柳聃年不直啓城于盡頽之
狀乃隱然修築三年役民云臣等考監司兵使等啓本則曰與初築無
異其直啓無隱之意可知矣假令不即啓聞別無他情只欲築其城而
已如是而被罪於事體何如一大臣所關非輕且此築城事項在庚辰
年間於經筵出其議以為正德皇帝游觀無度恐有亂兵橫突則義州
舊城湮沒無存必先受其害故有築城之議其時臺諫以傷邦本為重

而謂不可築大臣則以固邊成為緊而謂可築是皆為國事也今若罪
聃年則李之芳豈能安然行公在他人亦不安於心矣請更斟酌傳曰
臺諫之論固非偶然發也然予意以為聃年啓本不稱盡類者其城子
必非一時類落故也是可容恕故留難也李之芳則盡類之意既已馳
啓故臺官亦不論何有不難於心乎聃年於下書問之之時云其城子
事吾所不知故令兵使馳啓云既為失矣而上京後招問于政院則亦
不分明言之可乎安有為一道主而不知其道內事乎依憲府照律則
太過故只罷其職非所以深治之也自有叙用之時今不可遽改其命
也聃年之罷非但築城事下問之時似若不自知者慢忽之意已著宜
當罷之褒等又啓曰凡所予奪皆出於上而聃年又政府之負臣之
啓達實深惶恐然心有所懷不可不啓聃年啓本雖云兵使當知其事
是亦公罪大抵關防之事專在兵使令聞上意以為聃年推諸兵使
是為不可然在下者豈知以此獨罷聃年之意乎必皆以為因築城事
而見罷也聃年乃武臣之一大宰相罷之罪之遠近皆得以聞知請自
上反覆審量傳曰頃觀臺官劄子聃年於其書狀下問之時專不答報
委諸兵使云果以一道之主豈可不知道內大事而如是云乎其為矇

曠甚矣是故兵曹堂上及巡察使推考皆棄之聃年則未減而罪之
此非以為有情也其事非輕故也然今雖在罷後可酌情而叙用矣袞
等又啟曰 上教至此丁寧臣等至為惶恐然聃年可罷而臣等啟之
如是則果有臺論傳教以為若昨日罷之而今日然以臺諫之照律觀
之其以不應為輕律入洛其意亦可知也傳曰卿等所啟必有計也然
其不留念于道內大事是亦私罪也當初臺官請罷之時亦可罷之然
待大臣不可如是故特宥之其後臺官又以所答書狀之辭累日論執
故使之照律仍酌其輕重而只罷其職今大臣再三啟之而予之堅執
不允似叢於私意而聃年之意亦必以為自上深責之也然酌意而治
之不可改也○南袞李惟清等議啟曰初入仕人多擬事前日慕華館
觀閱之日臣等不能廣料啟曰此事乃 祖宗朝所行今雖舉行若弊
生則亦可停之故議啟矣今更思之入仕之路固非一二參奉別坐察
訪義禁府都事皆是初入仕者也難於擬望依舊備三望注擬為當○
臺諫啟前事不允○日暈○戊子臺諫啟前事不允○己丑左議政南
袞啟曰臣聞首相之闕今次次遷轉事傳教夫三公之秩雖重而首相
為尤重古云圖任舊人須用老成人置諸百官之首然後物情洽矣臣

意以為鄭光弼本有德望不至衰耗可任圖事者不可置于閑地今若
 卜相舍此何求且右議政李惟清年德俱出於臣之右今若差首相請
 以惟清陞差傳曰首相雖不及及差出當使吏曹預知也復相光弼予
 豈不知但年者有病惟清事自右相越為首相曾未聞焉卿年雖曰差
 少而德望合於首相卿其勿辭南袞再啟曰自臣承乏入相天灾時變
 無歲無之此專由臣之無狀冒處燮輔之地也春雨土夏隕霜此其徵
 也茲以再辭雖不得蒙允又可陞差乎傳曰灾變之出非獨今時為然
 近年皆同豈獨首相者之過耶上下皆當修省也次次遷轉自有古例
 勿辭南袞又啟曰臣豈不自量耶性本糴糶前則上有金詮下有李惟
 清相救不急之事今若陞為首相誰肯相戒飭昔唐太宗亦云為官擇
 人不宜造次願自上更加留念傳曰太宗之言欲其慎擇人也卿既合
 於百官之長勿辭○傳于政院曰似聞領相金詮已為裁制何不啟之
 若曾知之當令各司一負護喪以送矣其問于禮曹○兵曹判書洪淑
 辭職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以南袞為議政府領議政李惟清為
 左議政張順孫為右贊成洪淑為兵曹判書金克成為禮曹判書尹
 殷輔為工曹參判○慶尚道河東昆陽雷動雨雹山陰豐基榮川兩雹

軍威縣民女一乳生三子○庚戌臺諫啓前事不允○陳慰使趙元紀
進香使金璫如京○辛卯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本府罪囚實仇知以
毆打其母事前日刑訊四十二次發明後取稟則又 命加刑前後并
五十六次而至今發明其刑訊也其母輒來呼訴其不然此乃初非其
母親告之事情理似有曖昧然獄已成矣臣等不敢擅決又不可無限
加刑何以處之傳曰實仇知事予以為有關綱常議于大臣而加刑也
今當更問大臣以處之餘不允○壬辰臺諫啓曰昭格署前者上疏論
諫 上教以為徐當陳啓 慈殿臣等退而待 命已久而至今未聞
有 命不勝失望又啓前事傳曰昭格署事 慈殿病革之時教曰請
復立昭格署予不得已欲慰安 慈殿之心而還設也其後臺諫文章
論啓予稟 慈殿未蒙俞允故不即發落今世子雖已向差 慈殿之
為國本用心時未解矣何敢汲汲強陳乎餘亦不允○癸巳臺諫啓前
事不允○甲午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時方改軍籍民之謀免軍役者
或削髮出家 迹山寺者蓋多請下書八道監司推刷定役列名馳啓
傳曰僧人推刷事如啓餘不允○乙未檢詳尹止衡將堂上意啓曰實
仇知事憲府必審知其情實而取稟請自 上裁絀且強盜梟首事雖

是中朝之法我國則曾不行焉况以奴殺主猶不梟首也強盜之罪何獨梟首乎臣意似不可行也傳曰實仇知事憲府必知其情實也是乃疑獄勿推可也強盜梟首事初以為可依中朝之制而行也今聞所啓果不可行也○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今聞材木二千四百餘條令江原道流下本道量田之餘民生之困極矣而又如是民生可慮請姑停之材木即惠靜翁主家舍所造者近來諸君第宅過制濳擬宮闕請依大典之制禁之其有侈大者並改之若自上不改為則末流之弊難救且禁濫偽本是法司之任近來漢城府平市署亦得禁濫以致騷擾並令本府糾察至為當矣然市廛之事自祖宗朝漢城府主掌禁斷今惡布禁斷事令本府主之故時方禁之然惡布之禁自府為之異於事體令漢城府主掌何如傳曰王子君家舍間架數多非新創也仍舊修理不可改也惠靜翁主家舍於空地造成故果多用材木矣當問于該曹漢城府禁濫甚為騷擾故議于大臣令憲府主之不可改也餘亦不允○以金克成兼藝文提學趙琛為弘文館副校理金記為司諫院正言申瑛姜崇德為弘文館副修撰○丙申政院啓曰今問諸繕工監則惠靜翁主家舍造成材木二千四百十五條令江原忠清兩道分定流下事工曹但

報府而已時未啓下云傳曰錦原君家舍造成公事工曹報府啓下故
惠靜翁主家亦令依其例矣但錦原君之家則因舊修理村木自當減
入其與空地起造勢不同也且其間閣雖似過多然該司必計其用處
而如彼磨鍊不須改也村木流下亦不得不爾但報府而已時未啓下
其將是意言于憲府○傳于政院曰世子移避所入直人負賞賜事其
依乙亥年例世子非施行於是賜賓客任由謙醫負河宗海各熟馬一
匹其餘賜別造弓或木絲有差○禮曹判書金克成啓曰昨日以臣為
藝文提學若他所兼之職則雖多庶幾勉力至於不堪而後已藝文提
學則自古重之臣決不敢當也請辭不許○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近
來諸君第宅過制之弊須自 上改之然後下人自不得違法惠靜翁
主之家令依錦原君家造成當遵大典所載何必從前日過制之家乃
興土木乎江原之民已困於量田忠清之邑方開軍籍如此村木流下
一切可停禮曹判書六卿之中其任最重故必以歷試省宰者差之金
克成非銓曹所擬自 上特授矣然人物亦可堪任者也但藝文提學
則不合請改正修撰申瑛出身踰月遷叙侍從請迤之直講許洽以佐
郎送西未久而陞品至為過越請改正傳曰諸君第宅事果於大典有

自王乎以至士庶人各有家制然今未知一遵其制也雖在祖宗朝王子家舍則亦不一從大典今惠靜之家只七十間雖似過制然必計其用處而為之不可改也村木流下事該司亦計民弊分定兩道也藝文提舉果文翰之任克成亦自固辭其依啓適之許洽雖送西未久然為佐郎已以不可改也申瑛出身雖未久政府及吏曹同議錄于弘文雖速叙何妨餘亦不允○己亥臺諫啓前事從呂兪秀事餘不允○庚子臺諫啓前事不允

閏四月辛丑朔備邊司堂上高荆山等啓曰平安道兵使李之芳所啓間延茂昌來居野人驅逐事令議于本司此乃邊方重事國家利害所係臣等不敢擅議請如前與大臣共議何如傳曰本司堂上皆是大臣不必事事每與政府同議宜商略便宜之策作公事報府則政府自當可不矣荆山等又啓曰兵難逸度在朝廷謀議邊事雖極詳盡不如鎮將親審其利害也今有不可輕易開邊之教臣等不敢違越然邊將再三請逐之意必有所在臣等聞溫火衛野人來居我土者勢甚滋蔓而咸鏡六鎮野人皆將相率移來矣前者滿浦鎮越邊來居者初則五六餘家火其廬舍驅逐後又來居者今幾至二十餘戶其勢自三水至義

州等鎮必多移來而遍處矣終為邊關莫大之患彼邊將等豈偶然審
度利害而如是啟聞乎臣之議前雖曰不可開邊安知今日更有所聞
而異其議乎若令野人任其來居而終不欲驅逐則已不然則當於未
甚滋蔓之時圖之可也今豐儲守李茂以軍籍敬差官將去本道請與
大臣議定有面囑鎮將之事則使茂密傳而不欲煩為文牒俾下人有
所騰播也自本司作公事報府而府若不可驅逐云則言語易通彼野
人等若聞其議則尤無所忌憚將絡繹而來甚非小慮也今則朝廷之
議亦頗以驅逐為當傳曰果此事非輕欲逐則難而否則終不可除之
其為邊患大矣若卿等不敢擅議依所啟即與大臣議定可也仍傳于
政院曰即召政府及兵曹堂上備邊司同議且柳聃年事前者臺諫論
執請罷不已使之照律其推案則以私罪杖八十八啟只罷其職而已
大抵監司則一道之事當無所不知以築城重事推諸兵使而不自知
則代任其職者或有不能致意於職事之弊慮後事而罷之矣翌日政
丞等來言其過重之意言雖近理然不可昨日罷之而今日還叙故不
允耳今有議邊重事聃年非惟詳知邊事目覩平安之事不可不與其
議使之叙用而俾參其議何如其問于大臣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

清啓曰柳聃年事 上教至當傳曰柳聃年事若如他罪不可如此速
叙亦必有物論矣此則非欲深治只以一違監司道內之事推諸兵使
為不可而罷之矣今適有邊關之議不可不與知邊事者同議故使之
叙用耳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戶曹判書高荆山兵曹判書洪淑工
曹判書安閔德漢城判尹韓亨允右叅贊李荊兵曹叅判方有寧叅議
洪彥弼等議啓閣延茂昌來居野人驅避事前者再三議之而朝議不
一或云驅逐或云舉事非其時在政府者皆不知兵家之事莫得其策
矣此乃國家大事不可容易處之然以平安道事勢觀之柳聃年李之
芳等非如庸將熟審兵家利害而不喜生事者也前者故本每云今若
驅逐則禍速而小滿浦僉使李誠彥則乃以儒者亦請驅逐必備審彼
處形勢便宜以啓後事而然耳今臣等所聞與其親見者或異一舉驅
逐亦非不可但大事在下者不敢擅斷故啓之且本道之人知兵使啓
本之意不知朝廷處置之何如方跂足以待之若以當逐下諭而終不
為則非徒邊將解體野人聞之亦無所畏憚也備邊司堂上云不可以
文字交報使下入得聞機事是言當矣今李苑下去本道以朝廷之意
而密傳李之芳等曰更審彼處人心及軍勢便否用兵難易備細馳啓而

使道內之人略不知為何事則庶無漏通野入之慮矣請令備邊司及
兵曹等磨鍊事件付送李茂待其回啓而復更議處之何如傳曰兵使
則以邊圉之事為己任故每以驅逐為言驅逐當否則朝廷當存遠慮
計其利害而議定也開邊重大固當慎察李茂非九人依所啓磨鍊事
件而付送待其回報然後更議可也○領議政南袞等以疑獄推案啓
曰此慶尚道觀察使所取稟也金呂玉與金存山每邑山介同相鬪呂玉
之兒足踢致死每邑山則已死於杖下介同則在逃此三人中未知某
人所殺而獨存山受刑十三次叢明曰非徒不為足踢亦不見其兒云
臣等意殺人之罪不可輕放當搜捕在逃者而決之前日取稟時以是
答之今聞在逃未得捕捉此政疑獄然事關重罪未敢擅便議決何以
為之敢稟傳曰觀此公事聞大臣之言正是疑獄作公事以啓後叢落
○憲府啓諸君第宅材木流下申瑛許洽事諫院啓李安世等事皆不從
○壬寅傳曰前者臺諫所論昭格署事予以當陳諫于 慈殿後發落
之意答之近日再三敷陳其事則 慈旨曰昭格署其來已久故 祖
宗亦難革之而一朝新進之輩敢請革罷於予心常以為未安去年適
罹大病啓于主上而復設焉今不可還革故主上雖屢言其弊不允耳

慈旨如此處之實難其召臺諫言之傳曰惠靜公主家舍欲於空地起造故功役甚重而材木流下亦多有弊其磨鍊節目乃該曹所爲非啓下之事而臺諫亦言其弊不須新造勿用前所磨鍊而覓可當之家修補而給之則其弊不大而材木流下亦可停之將是意言于憲府且令漢城府於五部內擇可合諸君家舍三四處而啓○憲府啓曰惠靜公主家舍事既聞命矣但近來諸君第宅雖曰因修舊家皆極過制請一切改之且啓申瑛事諫院啓李安世李養等事皆不從○癸卯御書講講訖侍講官表憑曰金詮清謹家甚貧寒其喪葬則以賜賻之物既為之矣竊聞供祭之費時方匱乏四月祿俸特給何如朝議皆然而法有所不敢為故有司亦不敢啓請耳叅贊官金希壽啓曰凡受祿後仕滿五十日者乃得受後等之俸故金詮祿俸事在下者不敢啓請耳小臣亦聞金詮出葬之後其妻子將不能繼其祭祀詮性本清謹不事生產作業者不無如此之患矣上曰所啓當矣詮果以清謹聞於人者祿俸特給予未及計料耳法雖不可當獎其清謹也史臣曰詮雅量清素位至宰相所居如寒士家無儲畜而性好飲酒客至輒設爵淡饌薄酒赤脚行酒蕭然如一野翁人服其清○憲府啓申瑛事諫院啓李安

世李卷事皆不從○甲辰 聽啓覆海南囚私奴尹成打殺其妻原其

情減死天安囚內需司奴叱同伊強奸粉非事依律三嘉囚亡伊其妻

六月打殺事以妻背夫嫁他人故原情減死○憲府啓申瑛事諫院啓

李卷李安世事不從○全羅道南原錦山慶尚道高靈比安大丘仁同

梁山清河新寧青松豐基榮川義城京畿水原竹山陽城陰竹振威兩

電豐基則或如鬼卵或如石塊移時而止粟麻黍粟皆損傷他邑則禾

穀不甚損傷○乙巳 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從○丙午聽啓覆鏡城

囚白丁金括孫白丁女莫之打殺事依律禁府囚良人高守連崔山崔

松山厭伊朱順等犯上國地境潛相買賣事依律典獄囚甲士金銀孫

詐稱承傳女妓春山月強奸事依律禁府囚龍駒令長孫其妻父罪人

高允良於大路劫奪使之逃亡事減死○臺諫啓前事又上疏論昭格

署事傳曰昭格署事予聞臺諫之啓敷陳 慈殿非一再 慈旨以

為決不可革故難之耳由瑛李安世李卷事亦不允○丁未 御朝講

上仍所講書謂曰元太祖定文武科取士而又令薦舉得賢者則賞之

我國科舉取人不為不廣矣然薦舉之事亦自祖宗朝所為而在頃時

有濫舉之弊但與賢補治關於國家大臣則固當薦人而有所失舉則

古亦罪其與主矣若懲頃時之弊而全廢則不可也掌令李壽童曰頃者之所謂薦人者皆出於私故其為弊大矣今欲杜其弊而全廢之無奈不可乎古之薦賢者皆為國非為已也大臣等法古人之事為國薦人一出於公則無弊而有益也且此書云太祖重文武之事必察其言貌觀其學術凡技藝書筭之事無不精通然後應舉故未應舉之前皆已成就而今則新進之士遽叙侍從故新進之輩莫不以此窺伺也獻納尹思翼曰古之鄉舉里選之法誠為美事而後世薦賢者或用已私弊出多端故不得已設科取士然科舉豈盡得人材雖有材能之士可以當大事而若不中科則無以展其才矣如此之人豈不深可愛惜薦舉之事雖不可常為有時舉行恐無妨也領事李惟清曰我國只因文武科取人而頃時年少者之議以為當廢科舉擇用賢良故其弊至於付已者用之背我者黜之臣意科舉之外雖或有賢者銓曹及大臣自當拔用不可別立舉之之法也特進官申公濟曰自祖宗朝設科用人而科目之外仕路亦多先王之法遵而勿失而已不必別立科條也同知事李沆曰鄉舉里選雖三代之美意後世人心漸薄率循已私故三代以下莫不以科舉為重而科舉之外門蔭出身其路亦廣但在

有司舉行之何如耳大抵所謂三年大比欲令赴舉者有所成就而近
來科舉頻數如別試之事雖不可廢亦宜斟酌為之 上曰果如所啓
不無頻數之弊矣○憲府啓申瑛事從之史臣曰初趙光祖等受罪日
儒生涕泣叩闕且疏陳其無罪瑛亦在哭泣之列且書疏章為李芄所
摘故及○政府啓曰築城差使負申胤衡等六人事今不可追罪况朴
世英則初以堂上既已降資決不可更罪之也宋勲則當初差使負等
被罪之時其所監築處不頽落今亦不可罪之也傳曰申胤衡等六人
當初亦欲依事目罷之而適天使出來者皆罷之則送迎之弊必多故差
等罪之特舉其甚者罷黜矣今果不可加罪但宋勲監築處今既頽落
殆盡則以申孝昌等例罷職可也○戊申弘文館上劄子曰天地常故
恒覆載日月常故以照臨人君之德亦貴乎常常則下信而道行不常
則下不信而道不行治亂興亡不出乎德之常不爾 殿下頃因言者
已革昭格署又因 慈殿未寧尋復焉前日知左道之非而革之今日
亦知左道之非而復焉一心之出入無常如是而欲下信而治道行不
亦難乎 殿下每為之辭曰此 慈旨也非予意也 殿下承事 慈
殿所命無違可謂孝矣然孝子之事親唯恐其陷於不義 殿下灼知

祈禳之無益而反歸之於 慈殿是豈事親以義乎 慈殿惟受三朝

之養而已無攸遂之義而使 殿下從親令崇左道大有累於聖德非

慈殿之本意也 殿下又曰待 慈闈永寧當從容諫止今已永寧而未

有革罷之 命猶拒諫臣之言前後不常固非示信於臣民者也 殿

下一舉而有三失陷親不義一也失信於下二也感於左道三也此臣

等為聖明惜也 殿下苟能柔聲幾諫開陳荒誕之不可為則安有聖

母不從聖子之言乎伏願 殿下克常厥德義以事親亟夫睿斷毋累

聖德幸甚傳曰今觀劉意其曰柔聲幾諫開陳荒誕之不可為則安有

慈殿不從之理乎前者臺諫侍從疏劄每曰請於 慈殿而革之故近

日累陳于 慈殿而不蒙俞允此雖由於予誠之不足而然也然未達

于 慈殿之前予言難革之意在朝者孰不知之非歸之於 慈殿也

慈殿未寧之前不得已復設之意爾等亦已知之矣○以柳暉年為議

政府左叅贊李祥為右叅贊金克成為禮曹判書金安老為吏曹叅判

兼藝文館提學柳潤德為司憲府掌令○己酉 聽啓覆北青囚官奴

金叱知京中居韓戒孫打殺事依律尚州囚故縣監洪永孝妻水德其

奴子金伊同通奸事依律海州囚李千山年九歲女檢注里強奸事依

律振威囚莫實水軍權淑打殺事依律○傳曰大臣之闕若領相之位則次次陞差如有右相之闕則自古久空其位所以重其職而其難其慎之意也但今雖久不填差不可求其人於他國則宜速卜相其待大臣等詣闕或於行幸之日承旨將是意議之○咸鏡道文川郡雨雹○庚戌政院啓曰昨教以為卜相事或於行幸之日或大臣詣闕之日議得云如此則卜相之事不重矣請各別為之何如傳曰往者卜相之時遣注書收議而有所誤錯至今有物議謂尹權故欲因會而議之今聞所啓果當明日朝參後大臣會賓廳議之可也○御晝講○辛亥臺諫啓曰右贊成張順孫前為兵曹判書時多有錯誤物論紛紜政府重地尤不協於物望請適左參贊柳聃年見罷未久而還叙本職甚為未便進退大臣不可如是請改正不從○咸鏡道富寧鍾城兩雹○壬子滿浦僉使李誠彥上疏論閔延茂昌不可不驅逐之意下其疏于政院曰觀此疏意則以為閔延茂昌雖以其道之軍馬可以驅逐其所以措置之略若招我問之則可知云然其事當為萬世大計不可輕舉朝廷既議之而磨鍊事目付送李茂使使之更審虜情耳今不可以一人之議更有所議且不可為公事其直下此疏于該曹留之○臺諫啓張順孫柳聃

年事不從○癸丑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以上相事詣闕書永昌
府院君權鈞名啓之傳曰以權鈞爲相甚當予意亦在于鈞而必問之
者欲知大臣之意如何耳○賜宴宗宰二品以上及侍從臺諫入直將士
于闕庭○甲寅政府啓北道節度使禹孟善以親老辭職命適之是
誠美意但本道關防重地不可輕適孟善雖有七十兩親皆不甚老病
而鏡城以南驛路疲弊其於新舊節度使送迎之際尤加彫弊請勿適
傳曰前者孟善書狀云親年將至七十而以獨子在外乞解職歸養然
非至七十故不允而今則云七十請歸養其情懇至故議于兵曹而命
適矣今聞大臣之啓果彼地與他道異矣關防最緊而其驛路之殘弊
如此則不無迎送之弊可勿適也但觀成宗朝及廢朝時事有老親
而任國家之事在於邊方遠鎮則令其父母所居之道食物惠恤如此之
事今可爲也仍傳曰下書于禹孟善曰觀卿書狀之意情辭最切但本
道防禦之重倍於他道而驛路亦甚彫弊故不適之耳但令卿之父母
所居道監司時時食物惠養事已下書諭之云可也○兵曹啓曰滿浦
僉使李誠彥審察彼地之事而至於上䟽其道之人必欲聞自朝廷發
落之何如而無一語報答則似乎不可請以待李在回報後議定之意

下書諭之傳曰誠彥雖堂上不可下書于僉使若以其意下書于所統
兵使或監司處使之諭之可也○臺諫啓張順孫柳聃年事不允○弘
文館上劄子曰 殿下明天人之理盡精一之學洞知異端之為吾道
蠱賊特罷昭格署扶植道脉孰不懼忻鼓舞以為吾道之幸哉頃因
慈殿失豫尋復設焉臣等以為勢出於不得已姑慰安 慈闈而已非
所以崇信而激福也今 慈殿既已復常正宜還革以快公論而 殿
下尚靳毅齎設醮祈祝無異曩日臣等不審前日之革之者何心今日
之復設者亦何心歟 殿下聖學高明而尚信異教以祈禳為事臣等
未知上天之降年有永有永其在於斯乎堯舜文王壽皆百歲克明
峻德而已濬拓文明而已純亦不已而已未聞以左道祈天永命也
殿下能以此理從容幾諫盡其誠敬則得回 慈旨不難矣夫不願子
之有過親之至情也 慈殿豈至固滯使 殿下竟未免為萬世之譏
議乎 殿下先有偏係之心而論諫不以誠敬乃曰不得蒙允此非歸諸
慈殿而何雖事之至細而不害於義者 殿下爭之則固當俯順而從
之况朝廷公議而有妨於斯道者乎公論不行國非其國豈不痛惜伏
願 殿下求福不回改過不吝正其心以絕異端之原納諫諍以快公

論之鬱傳曰復昭格之事 慈殿大病之際迫於不得已復立故言者
皆曰請干 慈殿而還革之是以予累陳於 慈殿而不得蒙允此雖
予誠不足而然也若予自擅之事則何必請於 慈殿乎且此非予求
福而為之勢有所不能革也○以權鈞為議政府右議政趙舜為兼同
知義禁府事尹止衡為議政府舍人○乙卯 上幸望遠亭觀水戰
遂省耕于西郊○下鄭蕃疏于承旨曰此成均館視學時中第第三人
者也其時兩司以為蕃偽著徐厚李堯等名署而族系且甚微賤不可
置於科第之列故遂削矣今此疏意援引 祖宗朝事此則今不可行
也名署偽著事雖被罪於一時不可以此永廢也族系今該司相考事
其招政府郎官收議米啓○丙辰右議政權鈞辭職曰相職重矣必擇
有才德者任之臣本庸劣不知事體必不堪重任請辭允三啓不從○
臺諫啓張順孫柳聃年事不從○丁巳 御朝講 上曰自古開邊皆
自小人啓之一啓則兵連禍結我朝間延茂昌事議者云日至滋蔓必
有後患宜速驅逐然朝議不一今李花計較思慮非偶然之人也必當具
由回報矣但邊將之意無不以驅逐為良策花之所報亦未可知也大
抵喜開邊則邀功生事之人從而出焉彼野人非我族類者耕食我土

地則宜當逐之矣但逐之之時其不傷吾民乎領事南袞曰上教至此實生民之福也邊事重大臣等專不知邊事議邊之時固知攸宜九關軍務雖有備邊司政府亦當共議而不知兩界地勢又不能畫策便宜如此而處於重地尤為未安○傳曰張順孫柳聃年事於經筵則皆不允矣今更思之則政府東西壁只有李紱而以賓客入直于東宮之日則不能合坐九六曹報府之事頗多不可以廣順孫等後則當更叙本職矣今姑適之○咸鏡道三水郡下霜○戊午禮曹判書金克成參判趙舜啟曰會寧百姓朴伊沙介刷還者岐州衛酋長王山赤下自前作賊於我國邊境者也每欲來貢而自知罪重不敢者以矣今因刷還之功近當上來此人不可以城底野人例待之然優待之則其意必以我國畏怯而如是反生驕悍之心矣固當先勸其前日作賊之罪曰爾罪甚大然今歸順而刷還人物故如此優待云爾則彼必畏服而感恩矣且王朔時三人等與於刷還之功李了具等五人本以城底野人請於王山赤下無功而上來若有功者則賞之宜矣無功者其廩祿不可與有功者例給之也若不當給而給之則恐為成例論于李了具等曰汝等不當次而來故不給云則何如且今閭延等地方欲驅逐不可謂

無邊釁也王山赤下若不優待而其心有所不洽而歸則恐有後事如此機會所當審處請與政府兵曹同議處之傳曰依所啟可會議於闕庭但非急速之事則或於朝祭日大臣等齊會處議之亦可○弘文館上疏曰人主一身有天地生民之托其所以撫萬機而制庶事者皆本於一心心之所發有天理人欲之殊循天理則有修齊治平之效循人欲則有危亡縱悖之失其端在於一念之間耳是故古昔帝王莫不崇敬畏以擴天理極存養以遏人欲而慎修思永終始惟一後世庸主則不然敬畏未幾慢忽繼之儉約未幾侈泰隨之其一心天理之發卒無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天怒人怨終於亂亡而已臣等伏觀 殿下性稟高明勤御經筵涵養德性講明治道十八年于茲矣近年以來求治之心漸不如初而或牽於情私未免有天理人欲之雜臣等俱以庸劣職忝論思見 殿下之失而默不敢言則負 殿下期望之意孰甚焉臣等聞人君之德莫大於廣聽明聰明廣則下情通聰明不廣則下情鬱苟能不吝改過不恥屈已推誠待之虛心聽之則忠言嘉謨日聞於耳而天下之情無遠不達矣一有訑訑之顏色則人將括囊退縮罔有敢言者時政利害下民怨詈何以聞之國事日非禍亂隨至矣 殿

下即位之初採納嘉言銳意政治而比來聽諫之實寢異於前臺諫所言率不快從或以小事而議諸大臣或彈一人而留難數月間有言及君德之失則必文過自明以重其累容諫之量恐不如是也昭格署之復雖因慈殿失寧聖心無所不至原其術則不過祈命邀福而已夫以殿下之明聖固非言者之論使祀典瀆亂偽者勝真邪者勝正卒至於不可攸可勝嘆哉伏願 殿下虛懷納諫以廣視聽之路亟革異教以一治道之本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傳曰內言不出於外外言不入於內誠以門壺嚴肅內外截隔然後家道得以正矣 殿下正家之道無所不用其極庶可匹休於闔睢而近見外間女奴托為問安出入宮庭比古尤甚後宮避寘固有其所轉徙無常閤閤騷擾非徒駭人視聽有妨事體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伏願 陛下象大易家人之義法周文刑家之道以嚴閨門之治以截內外之分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自祭祀賓客以至經用定為式目取之有道用之有義故一尺之布一束之芻一歛食之微一宴好之費皆不得濫冗以養君上恭儉之德國家壤地褊小財用之出有限故其在 祖宗之初視州郡殘盛而酌定損益將式目備畫而均制其額 殿下躬勤儉約節用愛民而比

來王子女婚禮之需倍筵於前又有無名之賜入內之費用度大繁故
有司莫堪應供將至府藏虛竭寧不寒心伏願 殿下監往古九式之
制法 祖宗恭儉之德勿施姑息之恩勿為濫用之費以節財用以恤民
生中庸九經其一來自工所謂來者能勞來之使安其生也蓋工人勞
其筋力以利天下之用其為功大矣是故先王之制日省月試既廩稱
事以償其勞使之勸勉焉國家於諸色匠人既爵之又廩焉其來之之
道至矣比來歲歉減廩雖或給俸不足以仰事俯育逃躲接迹今又王
子駙馬第宅踰制搜括私工以代其役妻孥備餉冤呼相望或小有稽
緩則鞭撻徵督不堪其苦至有自牒其身而窺避者况望其樂事赴功
乎 殿下克昭儉德使第宅勿踰其制隨事既廩俾百工得以蘇息臣
等所言之事實當今之大患而其救患之道不出於 殿下之一心
殿下一心合天理無私吝則酬酢萬事各得其當忠言自不能逆吾
之耳左道自不能害吾之治宮禁嚴而女謁止財用節而奢僭息百
工勸而民怨絕陰陽和而嘉氣應自身而家而國無不如意而治道
畢矣屬者三月之雪四月之雹雨土繁霜間見層出今當農月旱氣亦
甚災變之來豈無所召 殿下上懼天意下畏人心益加睿念察納瞽

言不勝幸其傳曰今觀疏意如嚴宮闈之事則雖或有例事予當更加
省念焉王子女婚禮第宅等事予已聞之勿煩擾搜括私工事已諭于
該司矣若有洛怨者予未及聞知是乃有司所不能察也昭格署事與前
所答無異矣近來果有夏月之雹旱乾之徵予亦驚懼而已諭諸道監
司處禾稼損傷與否使之馳啓耳然災不虛生上下尤宜交修不逮可
也○以張順孫為判中樞府事李玚為議政府左叅贊金克成為右叅
贊尹殷輔為禮曹判書柳聃年為知中樞府事趙王崐為工曹叅判史
臣曰張順孫為兵判屬軍務者怨詈移拜贊成皆以為喜人心如此則
弘化重地豈能保乎臺諫所聞則謂有呼罵截其父墳石物等語是則
未必的然○會寧府兩雹三水郡下霜○已未禮曹判書尹殷輔辭職曰昨
月以臣特除禮判但臣本才短暗劣曾所經歷之地無一可堪之事而
今乃濫受不次之職非徒所不堪當臣為嘉善未以而如是陞品猥濫
莫甚况禮官之長須以知典故者差授非如臣者所能當也尤不可冒
虛請辭傳曰卿為從二品已以而擬差六卿之人數小不得已陞用卿
何不堪其任乎又啓不允○政府啓曰臣等觀鄭蕃疏其族系不至於
永廢前程今該曹相考其四祖而分揀何如傳曰如啓○御晝講侍讀

官趙琛臨文曰恭讓王使臺諫面啓得失而復革之尹紹宗上章陳其不可夫堯舜至聖之主猶恐下情不得通設誹謗之木進善之旌使葛莛匹夫皆得言之而後世人君惡聞其過使不得言古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若使上下之情不得通則人主孤立於上而亂亡隨之甚可懼也其設臺諫者欲知時政得失民間疾苦而人主苟能虛懷而聽納則士皆循國忘身敢言直諫而忠言日聞於上矣不然則人皆緘默莫敢開口治亂之機於此判焉為人君者所當省念也 上曰此云循名責實堯舜之治不過於是而今則名實不相副以頃者朝廷之事觀之可知也九事必須名實相副可也○咸鏡道三水中山下霜○庚申 御

夕講○大司憲金克福掌令柳潤德朴閔卿啓曰以公事相考事曾論于吏曹而至五六日不回報招書吏問之則云掌務吏知之招掌務吏問之則云官負有故不仕故未果也本府以其吏等不即告于官負答報論罪二吏非以官負闕仕而罪之也大抵摘奸闕仕則不可一一出公緘亦可論罪其書吏也以此計之本府無所失而聞吏曹堂上等到政院引嫌啓達乃出公緘問之答云吏曹與憲府同品衙門而答書吏前未之有也茲故避嫌云法司自一品以下衙門皆得糾察而

不可論其同品與否也宗簿寺乃三品衙門而亦待糾舉宗親故亦可
答宗親府書吏况憲府乎此實臣等不良所致不可安然在職請辭傳
曰近者吏曹堂上來辭曰憲府令吏曹公事相考移文而因連日事故
未即回報憲府以此決罪於曹書吏以同品衙門答書吏無古例曹亦
糾察百官之地何醜然在職予聞此言以為吏曹錯料來啓也法司非
特吏曹雖一品衙門可得糾覈決罪况吏曹之吏內論同品而憲府之糾
察百寮亦異於吏曹矣憲府不推其官吏只罪其書吏此亦重宰相也
吏曹不可引嫌之事故予答以不宜辭職之意今觀吏曹緘答之辭與
來辭之意正同未解前日誤執之意而然也必無他情今法司亦為辭
避則人不知是非也其勿辭持平沈彥慶啓曰臣近以服制在家今日
始出仕聞之當初有時急入啓公事故使吏曹相考而來久不回報故
招其書吏而答之吏曹堂上以此避嫌既失事體矣本府緘問其避嫌
之由則答云以同品衙門答書吏為未便言辭埋沒且漢城府六曹書
更有失則本曹皆得招而答之豈必所屬各司然後檢舉乎乃曰同品
衙門不可答書吏是違法司不得為檢舉也此不可開端之事請先罷
後推考傳曰吏曹之請辭同於緘答之辭予意亦以為吏曹雖云糾

察百官何可同論於法司之糾數百僚乎亦不可敢論同品衙門也
憲府之不推官吏而只罪書吏猶以為重宰相也吏曹引嫌辭免雖似
錯誤必無他情罷職後推考無奈過重乎於是克幅等再辭彥慶再啟
皆不允彥慶仍啟曰會飲等事本府當時禁之近來旱災太甚請一禁
瓶酒傳曰旱氣太甚予亦軫念一禁瓶酒固當然老病救藥及射候處
勿禁有例分揀禁之可也○咸鏡道甲山府下霜○辛酉受朝祭○領
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兵曹判書洪淑禮曹判書尹昭
輔議王山赤下依癸卯年接待莽哈例特除嘉善同知依科給祿而前
日作耗事狀姑勿開說且李令具等五人亦依年例上京野人之例給
其祿俸後日當次上來之時令邊將毋得上送何如王山赤下乃酋長
稱獠者而有刷還人物之功不可不厚待傳曰皆依啟為之仍傳于大
臣曰近者非特災變疊見旱氣亦甚必先問疾苦使吾元元不至於顛
于丘壑此王政之所急務也古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文主發政施
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在窮村僻巷之民雖欲訴冤九重千里難以盡達
或守令之不恤而監司未及聞知者必多如分遣御史摘奸守令所為
之事雖不可廢或有不實之事予意以謂持命御史分遣諸道出入閭巷

從容問民疾苦而啓之則分揀伸理在於該曹矣今方憂念旱災之時
亟舉如是之事不亦可乎今政院稟啓覆之事曰旱災如此斷獄未安
予意以為應災之時猶當速決冤獄而死囚公事甚多積滯故既命頒
數啓覆若或有生道者速決解冤可也今之啓覆恐無妨也且雖云非
時因旱災抄啓收職牒罷職人負前有其例今亦爲之可也近來百司
不無懶慢之習政府六曹頻數坐司則非徒公事不滯亦可檢察百司
矣風俗雖非一朝一夕之所可變不無日漸澆薄之弊已往之事不可
言矣將來之事上下所當留念也間或有冤故感傷和氣致召災變耳
為人君為大臣者其可忽哉予言雖不指一所當省念者也南袞等啓
曰上教至當百司解弛風俗不羨此皆臣等不職之所致也近來災
變甚以駭懼雖不知其失所召豈無其因分遣御史事守令雖以廉平
者或偶有所犯而見罷貪虐者容或免焉似乎未穩然今因旱災擇有
名望朝士結銜御史使之出入村巷訪諫疾苦可也如是則病民者難
逃其罪矣啓覆事有罪無罪當速辨決不可以旱災而廢之還給職牒
叙用罷職者有 祖宗朝故事古人云不得於君則執中雖非刑獄之比
失意者衆多則亦足以平和氣矣請自 上裁斷傳曰知道○憲府全

數啓曰昨日命勿辭避故今不為之矣但吏曹堂上入啓之事至為駭愕臺諫雖於人主之前有當過事尚且優容况吏曹以自己之失歸咎臺官啓達請辭倨慢無禮甚矣是乃鉗制臺官也今則聖明之世矣若昏亂之朝固非小事甚為可駭如此事自上亦當動念其罪則不止罷職而已請姑罷職而推之凡四啓不從○政院啓曰善山居正兵稱名人李潤光以告變事今到于政院敢啓傳曰承旨及承傳色史官等問其大槩書於於是辟左右問之則謫人崔濠三寸姪崔應龍去壬午年二月間發觸上不道之言之事也書而入啓傳曰崔應龍即遣禁府郎拿來餘皆遣羅將拿致姑付潤光于當直即召三公及禁府堂上上御宣政殿親問大臣及禁府堂上入參推問潤光又拿致崔應龍鞫之遂下于義禁府公三省交坐推之○壬戌分遣御史于八道○右承旨金末文自禁府來復命曰李潤光崔應龍等招辭皆有違端請先刑推應龍且其辭連人若一一啓聞而後捉致則事必稽緩隨招辭所出而拿問可疑者則囚之不干者則直放何如傳曰皆依啓為之○傳于左承旨金希壽曰昨日以旱氣太甚議于大臣使吏曹抄啓收職牒及罷職者而又疏放之事出於旱災之甚其令中外杖一百以下罪

放之何如且李長坤事朝廷孰不知之今不可叙用矣然只給職牒
何如其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領議政南袞議今遇旱災思答天譴宜無
所不至如放輕繫振沉滯亦應災之一事也李長坤雖有所失不至如
言者所言而至收職牒廢處已以今欲還給 上教至當事係恩數者
未敢啓之耳左議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議同傳曰三公之議皆同待
以下罪放之李長坤事吏曹時未抄啓故不發落耳○憲府全數啓曰
吏曹堂上怒其書吏被罪倨慢辭免事曾以盡啓矣但 上教以為公錯
若因公事而有所失則可謂公錯如此事不可謂公錯此漸甚大不可
長也今則聖明之時是非可易分明若值昏亂之朝而以權重之臣如
此冒啓則人皆信之孰不以臺官為非是鉗臺官使不得糾察也若論
其罪則雖竄逐未為過也而臣等意亦以為一時憤怒所為故從輕請
罷而亦且留難臣等去就亦以為難矣吏曹堂上等公然以法司為未
便臣等豈可安然就職糾察百僚乎如不允臣等之言則寧適臣等可
也反覆計之不可不痛治不然則紀綱解弛不可復振且臣等伏閣已
過三月司諫院以言官見臣等論罪吏曹畫吏事及吏旨乘怒辭免事
必有是非於其間當分辯而啓之傍觀畏縮未敢發一言殊失言官

之體且近日諫院多有所失之事故屢出臺論而以臺諫相攻甚非美
事故強沮其議者非一再矣然此事所失甚大不可沮議故敢啓請迺
之今適有告變之事而如此啓達極知紛擾臺諫之事紀綱所繫故不
得不爾傳曰吏曹所為臺諫豈不知其公錯也但恐有後弊論之至比
然豈可罷乎諫院則被論於同類可適仍傳曰諫院官負當適差且諫
官不可久曠宜即差下而吏曹堂上今方被駁為政甚難其分遣史官收
議于三公○領議政南袞議吏曹避嫌初非有情以微細之事輕適六
卿似為未穩然憲府累日伏閣論啓甚峻今觀其意不肯遽止而諫院
今又被駁見帝不可以闕勉從臺論 命適吏曹即日除拜何如左議
政李惟清右議政權鈞亦同傳曰三公議皆同而領相議尤為當理
故從之耳其適吏曹堂上即為政可也且金克成為參贊未久參贊可
當者亦寡矣然參贊則道後差之矣若吏曹判書則全無人物相當者
故以克成為吏曹判書其召之○憲府又啓吏曹事傳曰今諫院既帝
吏曹被論為政勢難議于大臣則曰當適吏曹故已命適之不可罷
職也又啓曰凡事是非定然後紀綱立而於臣等進退亦當矣今雖命
適因差諫院官負之事迫於事勢而適非所以明正其罪使是非尤為

混諸臣等缺望須命罷黜使人人皆知其失然後是非分明請速罷傳
曰吏曹初來辭避時並以法司所為啓之予亦以為不當然細微之事
何可罷職大臣之議亦既以吏曹為不當而可適云爾則其是非自有
所歸矣又啓曰臣等之請罷吏曹堂上特從最輕之議其罪則不止於是
耳但臣等累日伏閣似為騷擾當退而推考入啓則 上必知其所失
之何如遂退○吏曹判書金克成承 命而來啓曰臣為正二品不久
而前為禮曹判書時再辭而不得今此銓曹尤非所能堪任請辭允三
啓不從○以張順孫為兼知經筵春秋館事趙舜為吏曹參判朴壕為
禮曹參判俞汝霖為吏曹參議金希壽為都承旨金末文為左承旨金
克愷為右承旨蔡紹權為左副承旨金碗為右副承旨尹仁鏡為同副
承旨金楊震為大司諫鄭士龍為副提學朴閔卿為司諫李純為掌令
崔克成爲獻納姜崇德爲正言○癸亥 御朝講傳曰觀日氣甚熱大
有旱徵祈雨之事雖似虛文古亦爲之不可廢也自明日使閭閻祈雨
而不得雨則即禱于禁苑矣其言于禮曹○憲府啓曰掌令李純前為
本職時見駁於諫院而逆其時正言姜崇德今又為正言勢不得相容
請逆傳曰可適○金末文自禁府來復命曰崔應龍刑訊二次而不服

請加刑傳曰明日加刑且此人等招辭皆有違端宜可窮推痛懲 ○下

前縣監尹時衡妻李氏上言曰此云丁丑年趙先祖為大司憲金湜為

掌令云其時光祖等想必不至為是職承旨等亦豈不知乎其考以啓

若欲歸咎罪人以遂已願而如此誣飾則至為過甚非婦人所自書必

有書給者可推問也政院回啓曰 上教當矣光祖等其時皆不為是

職也但其事則光祖為法官時所摘發者也所當推考李氏年過五十

有娠及其產期暗取隣人初產之兒 ○甲子 聽啓覆延安囚喪人李

金歐打番佐致死事依律典獄囚私婢貴德扶執孕胎良女互相翻轉

使之落胎仍以致死事減死 ○金末文自禁府來復命曰加刑應龍則

亦如前不服而李閔光招辭大有違端今亦加刑乎敢稟傳曰今觀閔

光所招多有違端今日刑推閔光可也 ○以沈思遜為司憲府掌令 ○

京師大雨雹 ○京畿揚州富平利川陽智陽川積城抱川加平金浦龍

仁安城水原豐德長湍楊根驪州高陽喬桐通津平安道寧邊德川孟

山雲山黃海道延安谷山白川新溪江原道原州金城雨雹 ○乙丑領

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啓曰昨日災變至為驚愕雨雹之沴雖在

三月猶為乖氣所致况今閏四月乃古之五月正是盛陽之時尤不當

有如此之變也近來外方兩電書狀來者非一二處而有上非偶然
驚懼臣等亦豈安心請適臣等職以答天譴擇差其人用咸和萬物傳
曰遇災變驚懼之意前已言之純陽之月京外兩電變豈虛生子甚惶
懼此非卿等之失必是否德所致也災變之作雖不可指言某事之應
然天人一理人事失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故古云一婦之寃六月飛霜
京外冤悶之民感傷和氣者不知其幾何中外官吏不職之事法司時
方糾察也決刑獄等事訟官亦勤勤坐司以解蒼生之寃可也予觀戊
寅之地震陰盛之災也後有己卯士林之變由是觀之災不虛生昭昭
可知上下豈不恐懼乎更加交修以答天心可也且遇災變策免三公
自古為非勿辭近來罪人亡命者成風亦有發送配所而中途逃躲者
予甚痛心昨觀禁府公事獐島與販人金仁等乃於中道打下押去人
奪公文逃去至為過甚已論八道及開城府期於必獲而欲痛治也向
者金德純朴連中等罪不容於天地之間故初則人皆欲捉而歲月積
延人心怠忽恬不置念不見有捕告者其里管領及切隣族親非不知
其所在而至於如是至為痛心其令禁府申明捕告之令于德純等切
隣及管領可也南袞等又啓曰以戊寅地震之災致己卯士林之變之教

當矣大抵天心仁愛人君人事失於下天必示警於上欲其改之速也
傳教以為不可以災變策免三公果在漢時少有變異必免之故時論
非之今則與其時異矣自臣等入相之後巨災大變無歲無之當盛臣
等豈只策免也臣等非是例辭反覆思之未得究弭災之道如是而居
百僚之首實所未安故啓之至此耳傳曰大臣所啓天心仁愛人君以
示災變之言當矣由此觀之知予否德之所致非卿等之失也卿等已
知漢時策免三公之非尤不可辭避也又啓曰 上教至此故惶恐而
不敢更辭矣但未知應答上天譴責之意也近者因旱災 命抄啓收
職牒及罷職者特用恩數臣等因其事覺悟頃者定罪年少人之時人
之被罪者多允罪有輕重其重者則已矣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也婦
必從夫而後乃能生生天理然也前日出人臺諫侍從及宰相之人或
見取於彼輩或自信其人皆是細微之過而以其事以見廢棄其為沉
滯鬱抑為如何哉如此事請自 上常加留念或因災變或因慶事而
用示恩數則何如且安秀良李元和俱以文臣見斥於頃者之輩差除
教授托故不赴故見罷而至收職牒其後與安秀良同罪者皆已叙
用至於陞品謂尹思翼也而秀良等獨未蒙恩此亦 上之至公無私之

鑑偶爾未照而然耳然其人之意必以為終未得天恩絕望於其心多
懷沉抑矣臣等有所聞故啓之耳傳曰前者羣少之輩定罪之時以枝
葉被罪者果皆無輕重乎然其時朝議已定既分揀而罪之其後臺諫
亦追論干於彼者而既皆罪之今更分辨勢似難為予雖欲恕其人必有
物論故近來置而不議耳今朝廷是非已定似乎稍安然不可謂人心
大定是故予意以為朝廷如腹心邊方如四肢不念朝廷之憂先制夷
虜有悖於理故欲征問延之不可予嘗反覆言之耳為大臣者勿以為
朝廷已安每念權奸用事雖有識者或畏勢附之有如徃者之弊可也
此當今之急慮也况已被罪之人大臣等啓用宣通則持物論者必聞
而驚駭姑停此議但以金湜之事言辭之間犯罪者如金胤宗等輩竄
逐遠方者頗多故呈訴駕前者亦多騷擾如杜技葉之類雖不即放之
量移近道何如且安秀良李元和事被罪已以故予未能省察耳但雖
被罪於彼流用事之時除授外任托故窺避者自有其律不可論彼此
之時也有司自當察其當叙之時而處置也其同罪見罷而還給職牒
或已叙用者有幾人乎予未及知之今該司相考後當更傳教仍傳曰
與安秀良李元和同時被罪而已叙用者抄啓可也且金胤宗一時被

罪者配所遠近及罪狀令禁府書啓亦可○御晝講○憲府啓曰近來
非徒旱氣太甚兩雹之災八道皆然而昨日之雹尤爲非常人無不驚
愕者上下恐懼修省當無所不至頃者雖放輕繫振沈滯皆爲文具而
大臣亦只引咎辭職而已專不究召災之源未爲得也請與大臣等講
求弭災之道且如此時則例停土木之役請令中外一皆停之慶興府
使林千孫濫用刑杖人物致死於杖下請罷職後推考傳曰近者旱乾
兩雹之災予甚驚懼罔知攸爲大臣之辭避果似文具當講究冤枉之
事以答上天示警之意土木之役亦當停之慶興府使濫用刑杖事若
的實則雖先罷後推猶可也時未推閱不可遽罷也千孫事又啓不從
○金末文自禁府來復命曰請加刑李潤光且昨日受刑杖之時多叢
不道之言曰應龍近欲如是云當於望遠亭行幸時欲舉事委官等聞其言默然驚
愕然委官以爲不可不問故今始啓達潤光嘗曰應龍來于我所寓處
哀乞勿露頃者所說之事云應龍實哀乞於潤光則又何以如此之言
叢說乎恐無其理也傳曰依所啓明日加刑且委官則右相以病不仕
其令領相常坐于禁府推之○命量移權經柳淇金胤宗○開城府及
京畿陽城陰竹竹山忠清道鎮岑石城全羅道臨陂全州長城井邑慶

尚道豐基榮川醴泉龍宮等邑雨雹○丙寅政府啓曰江原道果土地瘠薄民生困窮持平所啓耕平沈慶之意當矣然逋欠蠲減亦是重事癸丑甲子年間公債未納非徒江原道爲然他道亦如此今不可獨減也但淮陽高城等處殘弊尤甚民多流亡觀察使時方安集然更下書于觀察使使之蘇復措置何如傳曰可○憲府啓曰京畿御史魚泳濬當初發行時所聞傳教之意則未知何如也但見守令等所犯而不問民間疾苦之事殊失委遣之意請推考傳曰依啓○全羅道昌平任實等縣雨雹順天府震漕卒朴明根○丁卯左承旨金未文自禁府來復命曰請加刑李潤光傳曰潤光可加刑矣然此事無有證見但兩人相語耳今若不推被告之人而偏訊告者則亦有後弊更加刑于應龍何如其問于委官及禁府堂上○委官南袞禁府堂上李符金克成趙舜啓曰傳教以爲偏推潤光亦有後弊臣等亦豈不計其弊乎但潤光之言有第一違端應龍還徵其衣服匹段于潤光事成文日乃潤光所謂應龍之田畚奴婢許與成文日也應龍既成文許與其田畚奴婢則衣服匹段必與即日還徵之理且五月成文云則乃在訟事不勝之後安有以不勝奴婢許給而潤光亦豈肯受乎及覆計之潤光之奸詐甚矣且

云應龍近亦欲行犯卜之事若實聞是言則當於政院及殿庭親問之時必盡告之應龍時方哀乞於濶光則何發如此之言乎其為奸詐無一毫可疑而告者被告者循環刑訊則獄事無時可成而兩人俱死於杖下矣若以被告者而無數加刑不窮推大有違端者則恐有誣陷之弊上教則然矣大槩如是故來啓且應龍雖實言之濶光前年二月聞之受賂不告若斜給其文記則終必不告其罪亦大似可限輸情推鞠也傳曰濶光奸詐處多則當加刑也○全羅道昌平兩電南原震女人及其子九歲兒○戊辰 銜書講憲府啓曰廣州喬桐守令等雖所犯多端乃公罪可推豐德則農時役民所犯无重御史魚咏濬所提且吏曹前堂上推考事抗拒不承雖經疏放陵蔑臺憲鉗制言官所失深重請罷職金胤宗權經柳淇等量移事有傳教云此人等所犯非輕不可量移請勿開端傳曰頃者因疏放而大臣等以為金胤宗等以年少之人不知事理妄從金湜莽如元罪之人也不可開端之言果是矣然既令量移不可改也吏曹堂上不可罷之意言之已悉矣廣州喬桐當推而豐德罷黜可也○己巳南袞李衍金克成趙舜啓曰李濶光受刑訊四次而昨夜物故崔應龍已受三次此獄事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若他推事則

元告身死則可勿推也此涉於告變不可輕棄潤光亦不服而死應龍
且非允人乃崔濛之姪子李中之妻甥雖刑訊三次不可謂之發明也
一二次加刑後更議爲之可也○御夕講（憲府啓柳淇等三人量移
事吏曹堂上事不從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七

中宗皇帝文昭皇帝二編卷六十五

皇朝通志卷四十七

一、太祖高皇帝... 聖祖高皇帝... 世宗憲皇帝... 宣宗成皇帝... 穆宗毅皇帝... 高宗純皇帝... 宣統皇帝...

且非其人... 皇朝通志卷四十七

不若... 皇朝通志卷四十七

中宗恭儷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四十八

五月庚午朔左承旨金末文啓曰崔應龍二次加刑而無所言何以為之委官等仍在待命矣傳曰告者已死推之果無據矣然予意棄之

為難其與委官更議以啓○御書講○領議政南袞義禁府知事李符

同知事趙舜啓曰上教以為當刑崔應龍臣等之意亦如是但當初

此獄事權鈞往問之此袞之啓辭應龍既受刑問三次後拿致李潤光妻而

問之則應龍還徵匹段又奪衣云以此懷憤發告奸詐事狀明白故啓

請加刑矣及鈞移病移臣代往又加刑一次潤光凡四次而身死矣且

此言辭但二人相語無他然聽者不可謂必有亦不可謂必無今又加

刑應龍而無一言必不肯輸情又脚下浮腫幾至隕命初非限輸情推

鞠之事何以為之敢稟傳曰若犯小事元告死而無事證可據則不須

究竟且如此旱乾之時豈欲使隕命也然潤光雖云奸詐應龍亦有違

端初無此心則不必以藏潤光書簡以為自明之地也况非平常之人

其叔及妹夫皆流配不無懷憤大抵群小之後如此之輩驚動朝廷者

頗多予甚惡之雖無事證加刑一次後可更來稟○日暈○臺諫啓權

經柳淇金胤宗事憲府啓吏曹前堂上事不從○命拿囚牛峯縣令南

脩罷新溪縣令申壽麟以本道觀察使蘇世讓狀啓也

南脩以縣居果浩為官役厭憚

誣以不孝其事證人或誘或知以供鍛鍊成獄申壽麟以孫浩推覆差使負只騰本縣推文不分真偽事也

○傳曰李潤光告

云雀應龍自云能射大角故以此問諸應龍則云不能射只業儒云

若能射而諱之則詐矣明日並以比推問而諱不直招則可問於三切

隣也若實能射而諱之則亦一違端也○日暈○辛未臺諫啓柳淇權

經金胤宗事憲府又啓吏曹前堂上事不從○承旨金末文啓曰將昨

日傳教之意問雀應龍則乃曰果學射矣又問曰然則當初問于殿庭

時何諱而不直供耶應龍曰其時驚惶罔知所措故然耳此言似為不

直昨日傳教則今日加刑後更稟而今言端若此違誤似可更推敢稟

傳曰應龍前後言端各異學射與否若問切隣則情必難諱故不得已

承服甚為奸詐明日加刑可也○日暈○壬申

御朝講○臺諫啓柳

淇等事不從○陳慰使書狀官羅曜到遼東死其兄刑曹正郎昶上疏

略曰臣弟曜夙嬰痼疾屢勉強仕不意受書狀之命自以為委質於

聖明當不避夷險力病吐京忽於中路指生魂為異域之鬼萬里旅櫬

只倚一奴間關就道孤魂無托公路官丁雖或護運匪屬豈皆盡

心竊觀國制隆殺緣情自有定法但亡第一子年幼自餘諸弟遠居鄉

貫惟臣在京拘法靡奔幽明之間情理迫切伏望俯循私憫特推恩與許臣赴護不勝幸甚都承旨金希壽以疏入啓曰非自己之事不可啓達但其弟以王事死於異國故敢啓傳曰以王事身死異地甚可哀憐特許相護喪○以趙邦彥為江原道觀察使鄭彥浩為弘文館典翰洪叙疇為博士趙仁奎為著作宋麟壽為正字○癸酉 御朝講○臺諫啓柳淇權經金胤宗事從之○分遣尹世霖于忠清道尹宥于慶尚道韓承貞于江原道許渭于黃海道問民疾苦○弘文館副提學鄭士龍等上劄曰春夏以來恒陽為沴已失農功又於盛夏之月雨雹示異摧擊之地靡物不傷災變之極近古所無先儒論兩雹之應其說不一而大要陰成脅陽之咎或以為號今數變或以為刑誅深刻雖不可的指為某應其所感召豈無所自頃者變亂之輩 發下電 豐竄乍其所比附鎬秩置散無非出於公議而國是已定所當益堅 聖慮以杜窺覷之路今者修弭之道未聞善策而汲汲以恩貸有罪為先遠配者量移收職者還授斯旨流布衆情疑眩奸肆啓心機會不細是欲申寬而適所以重災陰脅之漸豈不可懼且不道之誅邦有常法不可輕貸然究其情狀曲直自有所歸今者訊鞠之事是非未覈告人拷死且無證據雖

窮竟其獄終難得情而箠掠不已必欲取款此非欽恤之意而亦可以傷和也 殿下遇災修省實在所略而文在所務顛倒乖謔有如彼者豈足以上答天譴下強人意乎臣等不勝寒心伏願 殿下亟收有罪之命以鞏國是之定審思恤刑之義以廣好生之德傳曰今觀劄子頃者變亂之章不可議也近日權經等事大臣以爲枝葉之類可分辯故姑令量移而臺諫論執故已停之矣劄內云收職者還授必是李長坤也此人雖以一時之論奪職無乃太過乎非徒有意大臣之論亦以爲然也且崔應龍事並論之此則不然應龍於親問時以不能射供招今更推問而至於難諱則曰果學射大抵招辭多有違端實難棄之欲示恤刑之意以赦不道之人可乎在侍從者不知獄事之是非而托於谷天譴之意而曰可縱釋之則未知其可也然當議諸推官○甲戌南袞李符金克成趙舜詣賓廳傳曰其以弘文館劄辭議啟南袞等議啟曰崔應龍既有違端非獨 上意欲窮推臣等之意亦然而弘文館劄子所云不知何所據也恐未能詳知獄事而然也傳曰崔應龍獄事侍從徒聞無事證連日受刑而並論之也然既重彼類之罪勿量移勿收職牒云而應龍亦以彼類之族發不道之言故朝廷時方推鞠而反欲從